

欽定舊唐書

卷百四
十四
四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

姪悅 子緒
緒子季安

田弘正

子布

張孝忠

子茂昭
茂和

茂昭子克勤
陳楚附

弟茂宗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爲裨校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於遼碣承嗣開元末爲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累俘斬奚契丹功補左清道府率遷武衛將軍祿山構逆承嗣與張忠志等爲前鋒陷河洛祿山敗史朝義再陷洛陽承嗣爲前導僞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節度

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帝以二兇繼亂郡邑傷殘務在禁暴戢兵屢行赦宥凡爲安史誑誤者一切不問時懷恩陰圖不軌慮賊平寵衰欲留賊將爲援乃奏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諸郡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尚書鄭州刺史俄遷魏州刺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居無何授魏博節度使承嗣不習教義沉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

不入於朝廷雖曰藩臣實無臣節代宗以黎元久罹寇
虐姑務優容累加檢校尚書僕射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封鴈門郡王賜實封千戶及昇魏州爲大都督府
以承嗣爲長史仍以其子華尚永樂公主冀以結固其
心庶其悛革而生於朔野志性兇逆每王人慰安言詞
不遜大曆八年相衛節度使薛嵩卒其弟嵩欲邀旌節
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將裴志清謀亂逐嵩嵩率衆歸於
承嗣十年薛嵩歸朝承嗣使親黨扇惑相州將吏謀亂
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代宗遣中使孫知在使魏州宣
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遣大將盧子期攻洛州楊

光朝攻衛州殺刺史薛雄仍逼知在令巡磁相二州諷
其大將割耳勢面請承嗣爲帥知在不能詰四月詔曰
田承嗣出自行間策名邊戍早叅戎秩効用無聞常輔
兗渠驅馳有素泊再平河朔歸命轅門朝廷俯念遺黎
久罹兵革自祿山召禍羸博流離思明繼疊趙魏堙厄
以至農桑井邑靡獲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念其凋
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欵誠寄之爲理所以委授旄鉞
之任假以方面之榮期爾知恩庶能自効崇資茂賞首
冠朝倫列異姓之苴茅登上公之禮命子弟童稚皆聯
臺閣之華妻妾僕媵並受國邑之號人臣之寵舉集其

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者所以盡忠而乃據國家之封壤仗國家之兵戈安國家之黎人調國家之征賦掩有資實憑竊寵靈內包兇邪外示歸順且相衛之畧所管素殊而逼脇軍人使之翻潰因其驚擾便進軍師事跡暴彰姦邪可見不然豈志清之亂曾未崇朝子期光朝會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而來是爲蔑棄典刑擅興戈甲旣云相州騷擾隣境救災旋又更取磁州重行威虐此實自矛盾不究始終三州旣空遠邇驚陷更移兵馬又赴洛州實爲暴惡不仁窮極殘忍薛雄乃衛州刺史固非本藩忿其不附橫加凌虐一門盡屠

非復噍類酷烈無狀人神所寃又四州之地皆列屯營
長史屬官任情補署精甲利刃良馬勁兵全實之資裝
農藏之積實盡收魏府罔有子遺其爲蓋在無赦欲行
討問正厥刑書猶示含容冀其遷善抑于典憲務在慰
安乃遣知在遠奉詔書諭以深旨乃命承昭副茲麾下
撫彼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傳詔命承嗣迫巡
磁相仍劫知在偕行先令姪悅權扇軍吏至使引刀自
割抑令騰口相稽當衆誼譁請歸承嗣論其姦狀足以
爲憑此而可容何者爲罪承嗣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
幼男女從行便路赴任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軍

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昭義節度李承昭
淄青節度李正己淮西節度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
勉汴宋節度田神玉等犄角進軍如承嗣不時就職所
在加討按軍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復多攜
貳倉黃失圖乃遣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
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允并姪悅等悉復舊官仍詔不
須入覲十一年汴將李靈耀據城叛詔近鎮加兵靈耀
求援於魏承嗣令田悅率衆五千赴之爲馬燧李忠臣
逆擊敗之悅僅而獲免兵士死者十七八復詔誅之十
二年承嗣復上章請罪又赦之復其官爵承嗣有貝博

魏衛相磁洛等七州復爲七州節度使於是承嗣弟廷琳及從子悅承嗣子綰緒等皆復本官仍令給事中杜亞宣諭賜鐵券十三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有子十一人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等維爲魏州刺史朝神武將軍華太常少卿駙馬都尉尚永樂公主再尚新都公主餘子皆幼而悅勇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而諸子佐之悅初爲魏博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府左司馬大曆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悅爲節度留後驍勇有膂力性殘忍好亂而能外飾行義傾財散施人多附之故得兵柄尋拜檢校工部尚書

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節度使大曆末悅尚恭順建中
初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方聞悅軍七萬經綸素昧時
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僞亦順命卽依符
罷之旣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戎各
有父母妻子旣爲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
大哭悅乃盡出其家財帛衣服以給之各令還其部伍
自此魏博感悅而怨朝廷居無何或謬稱車駕將東封
而李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己聞而猜懼以兵萬人屯曹
州遣使說悅同爲拒命悅乃與正己梁崇義等謀各阻
兵以判官王侑扈萼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

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寶臣卒子惟岳求襲節鉞俄而淄青李正己卒子納亦求節鉞朝廷皆不允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逾時朝廷遣張孝忠等討恒州悅將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愔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砦絕昭義糧餉之路悅自將兵甲數萬繼進邢州刺史李洪臨洛將張仵爲賊所攻禦備將竭詔河東節度使馬燧河陽李芑與昭義軍討悅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砦大破賊於雙岡邢州解圍悅衆遁走保洹水馬燧等三帥距悅軍三十里爲壘李納遣兵八千人助

悅魏將邢曹俊者承嗣之舊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悅昵於扈萼以曹俊爲貝州刺史及悅拒官軍於臨洛大爲王師所破悅乃召曹俊而問計焉曹俊曰兵法十倍則攻尚書以逾犯順勢且不侔宜於嚙口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悉爲尚書有矣今於臨洛武安設攻城之計糧竭卒盡危凶立至未見其可也祐等以其異已咸譖毀悅復令守貝州悅與淄青兵三萬餘人陣於汴水馬燧等三帥與神策將李晟等來攻悅之衆復敗死傷二萬計悅收合殘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俟官軍三帥雖進頓兵於魏州

南平邑浮圖咸遲留不進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持佩刀
立於軍門謂軍士百姓曰悅藉伯父餘業久與卿等同
事今旣敗喪相繼不敢圖全然悅所以堅拒天誅者特
以淄青恒冀二大人在日爲悅保薦於先朝方獲承襲
今二帥云亡子弟求襲悅旣不能報効以至興師今軍
旅敗亡士民塗炭此皆悅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
剄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勲無爲俱死也乃自馬投地
衆皆憐之或前撫持悅曰久蒙公恩不忍聞此今士民
之衆猶可一戰生死以之悅收涕言曰諸公不以悅喪
敗猶願同心悅縱身死寧忘厚意於地下乎悅乃自割

一髻以爲要誓於是將士自斷其髮結爲兄弟誓同生死其將符璘李再春李瑤悅從兄昂相次以郡邑歸國璘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悉爲悅所害悅觀城內兵仗罄乏士衆衰減甚爲惶駭乃復召邢曹俊與之謀旣至完整徒旅繕修營壁人心復堅經旬餘日馬燧等進至城下向使燧等乘勝長驅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識者痛惜之會王武俊殺李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廷以武俊爲恒州刺史又以寶臣故將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賞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深州二將有憾於朝廷悅知其可間遣判官王侑許士

則使於北軍說朱滔曰昨者司徒奉詔征伐徑趨賊境
旬朔之內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兇
渠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徒離幽州日有詔得惟岳郡
縣使隸本鎮今割深州與日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也
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
河朔不令子孫嗣襲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劉晏輩皆被
屠滅昨破梁崇義殺三百餘口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
明知也如馬燧抱真等破魏博後朝廷必以儒德大臣
以鎮之則燕趙之危可翹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則燕趙
無患田尚書必以死報恩義合從連衡救災卹患春秋

之義也春秋時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今司徒聲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隣之急非徒立義且有利也尚書以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曰惟司徒熟計之滔既有貳於國忻然從之乃命判官王郢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王武俊仍許還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卽令判官王巨源報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遣小校鄭慳築壘於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爲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三年五月悅以救軍將至率其衆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四月朱滔武俊蒐軍於寧晉縣共步騎四萬五月十

四日起軍南下次宗城滔判官鄭雲達及弟方達背滔歸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將李懷光軍亦至懷光銳氣不可遏堅欲與賊戰遂徑薄朱滔陣殺千餘人王武俊與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騎橫擊懷光陣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屍於河三十里河水爲之不流馬燧等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輒不自量與諸人合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君圖之放老夫歸鎮必得聞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時

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卽曰大夫二兄敗官軍馬司徒卑
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
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耻不知此等何面見天子
耶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
縣軍於河西武俊等三將壁於河東兩軍相持自七月
至十月勝負未決悅感朱滔救助欲推爲盟主滔判官
李子牟武俊判官鄭儒等議曰古有戰國連衡誓約以
抗秦請依周末七雄故事並建國號爲諸侯用國家正
朔今年號不可改也於是朱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
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十一月一日築壇於魏縣中

告天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滔以幽州爲范陽府恒州爲真定府魏州爲大名府鄆州爲東平府皆以長子爲元帥僞冊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爲賊瑞又其營地前三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戶曹韋稔爲土長頌曰益土之兆也四年十月涇師犯關諸師各還本鎮悅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號遣使歸國悅亦致書於抱真遣使聞奏興元元年正月加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王使並如故仍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往魏州宣慰時悅阻兵四年身雖驍猛而性復無謀以故頻致破敗士

衆死者十七八魏人苦於兵革願息肩焉聞巢父至莫
不舞抃悅方晏巢父爲其從弟緒所殺緒承嗣第六子
大曆末授京兆府叅軍承嗣卒時緒年幼稚承嗣慮諸
子不任軍政以從子悅便弓馬性狡黠故任遇之俾代
爲帥守及緒年長悅以承嗣委遇之厚待緒等無間令
主衙軍緒兇險多過悅不忍嘗笞而拘之緒頗怨望常
俟豐隙會興元元年朝廷宥悅仍令孔巢父往宣慰悅
旣順命門階徹警悅宴巢父夜歸緒率左右數十人先
殺悅腹心蔡濟扈寧許士則等挺劍而入其兩弟止之
緒斬止者遂徑升堂悅方沉醉緒手刃悅并悅妻高氏

又入別院殺悅母馬氏自河北諸盜殘害骨肉無酷於
緒者緒懼衆不附奔出北門邢曹俊孟希祐等領徒數
百追及之遙呼之曰節度使須郎君爲之他人固不可
也乃以緒歸衙推爲留後明日歸罪於扈寧以其首狗
然後稟於孔巢父遣使以聞時緒兄綸居長爲亂兵所
殺遂以緒爲留後朝廷授緒銀青光祿大夫魏州大都
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魏博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
迴紇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朱滔于
涇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出
降緒加駙馬都尉尋遷檢校左僕射封常山郡王食邑

三千戶改封鴈門郡王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同平章事
初田悅性儉嗇衣服飲食皆有節度而緒等兄弟心常
不足緒旣得志頗縱豪侈酒色無度貞元十二年四月
暴卒時年三十三贈司空賻賚加等子三人季和季直
季安季和爲澶州刺史季直爲衛將季安最幼爲嫡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嘉誠公主蓄爲己子故寵異諸兄年
數歲授左衛胄曹叅軍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
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光祿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卒時
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爲留後朝廷因授起復左金吾
衛將軍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營田觀察處

置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
檢校司空襲封鴈門郡王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幼守父業懼嘉誠之嚴雖
無他才能亦麓脩禮法及公主薨遂頗自恣擊鞠從禽
色之娛其軍中政務大抵任徇情意賔僚將校言皆不
從免公主喪加檢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襲戎帥憲
宗命吐突承璀爲招撫使會諸軍進討季安亦遣大將
率兵赴會仍自供糧餉師還加太子太保季安性忍酷
無所畏懼有進士丘絳者嘗爲田緒從事及季安爲帥
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爲下縣尉

使人召還先掘坎於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兇
暴如此元和七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大尉子懷諫懷禮
懷詢懷讓懷諫母元誼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諸將欲立
懷諫衆皆唯唯懷諫幼未能御事軍政無巨細皆取決
於私白身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將校衙軍怒取前臨
清鎮將田興爲留後遣懷諫歸第殺蔣士則等十餘人
田興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乃起復授右監門衛將
軍賜第一區芻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據魏州至懷諫四
世相傳襲四十九年而田興代焉

田弘正本名興祖延惲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也位

終安東都護府司馬延惲生廷玠幼敦儒雅不樂軍職起家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所至以良吏稱大曆中累官至太府卿滄州別駕遷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承嗣與淄青李正己恒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旣令廷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遷洛州刺史又改相州屬薛嵩之亂承嗣蠶食薛嵩所部廷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回避而改節建中初族姪悅代承嗣領軍政志圖兇逆慮廷玠不從召爲節度副使悅姦

謀頗露廷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爲叛臣自兵亂已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過其第而謝之廷玠杜門不納將吏請納建中三年鬱憤而卒弘正廷玠之第二子少習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愛重之當季安之世爲衙內兵馬使季安惟務侈靡不卹軍務屢行殺罰弘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爲臨清鎮將欲拮據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痺請告灸灼滿身季安謂其無

能爲及季安病篤其子懷諫幼駿乃召弘正署其舊職
季安卒懷諫委家僮蔣士則改易軍政人情不悅咸曰
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爲吾帥也衙兵數千詣興私第陳
請興拒關不出衆呼噪不已興出衆環而拜請入府署
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
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軍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
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
使可乎皆曰諾是日入府視事殺蔣士則十數人而已
晚自府歸第其兄融責興曰爾卒不能自晦取禍之道
也翌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仍賜名弘正仍令中書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賜魏博三軍賞錢一百五十萬貫弘正既受節鉞上表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爲子臣不爲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極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

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錫封壤於全藩列
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以覲冒
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徼幸之
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爲憂伏自天寶已還
幽陵肇亂山東奧壤悉化戎墟外撫車馬內懷梟獍官
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
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批亢擣
虛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僞風然後
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弘
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

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
公史例十卷弘正客爲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來
館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悉命徹毀之以正廳大侈不居
乃視事于採訪使廳賓寮叅佐請之於朝頗好儒書尤
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略自弘正歸國幽恒鄆蔡有
齒寒之懼屢遣客間說多方誘阻而弘正終始不移其
操裴度明理體詞說雄辯弘正聽其言終夕不倦遂深
相結納由是奉上之意逾謹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討吳
元濟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進討屢戰有功李師道以
弘正効忠又襲其後不敢顯助元濟故絕其掎角之援

王師得致討焉俄而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承宗懼遣使求救於弘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納二子獻德棣二州以自解十三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弘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橫海等五鎮之師會軍齊進十一月弘正自帥全師自楊劉渡河築壘距鄆四十里師道遣大將劉悟率重兵以抗弘正結壘相望前後合戰魏軍大捷而李愬李光顏三面進攻賊皆挫敗其勢將危十四年二月劉悟以河上之衆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詣弘正請降淄青十二州平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弘正入覲憲宗待之隆異對於麟德殿叅佐

將校二百餘人皆有頒錫進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戶仍以其兄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三上章願留闕下憲宗勞之曰昨韓弘至朝稱疾懇辭戎務朕不得不從今卿復請留意誠可尚然魏士樂卿之政隣境服卿之威爲我長城不可辭也可亟歸藩弘正每懼有一旦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姪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時榮之十五年十月鎮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伐有父兄之怨

乃以魏兵二千爲衛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鎮州時賜鎮州三軍賞錢一百萬貫不時至軍衆誼騰以爲言弘正親自撫喻人情稍安仍表請留魏兵爲紀綱之僕以持衆心其糧賜請給於有司時度支使崔倭不知大體固阻其請凡四上表不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軍亂弘正并家屬叅佐將吏等三百餘口並遇害穆宗聞之震悼冊贈太尉賙贖加等弘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崇飾日費約二十萬魏鎮州之財皆輦屬於道河北將卒心不平之故不能盡變其俗竟以此致亂弘正子布

羣牟布弘正第三子始弘正爲田季安裨將鎮臨清布年尚幼知季安身世必危密白其父帥其所鎮之衆歸朝弘正甚奇之及弘正節制魏博布掌親兵國家討淮蔡布率偏師隸嚴綬軍於唐州授檢校秘書監兼殿中侍御史前後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郟城布皆有功擢授御史中丞時裴度爲宣撫使嘗觀兵於沱口賊將董重質領驍騎遽至布以二百騎突出溝中擊之俄而諸軍大集賊乃退去淮西平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丁母憂起復舊官十五年冬弘正移鎮成德軍仍以布爲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父子俱擁節旄同日拜

命時韓弘亦與子公武俱爲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其秋鎮州軍亂害弘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爲留後時魏博節度使李勣病不能軍無以昇廷湊之亂且以魏軍田氏舊旅乃急詔布至起復爲魏博節度使仍遷檢校工部尚書令布乘傳之鎮布喪服居堊室去旌節道從之飾及入魏州居喪御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頒軍士牙將史憲誠出已麾下謂必能輸誠報効用爲先鋒兵馬使精銳悉委之時屢有急詔促令進軍十月布以魏軍三萬七千

討之結壘於南宮縣之南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柵時朱克融囚張弘靖據幽州與廷湊掎角拒命河朔三鎮素相連衡憲誠陰有異志而魏軍驕侈怯於格戰又屬雪寒糧餉不給以此愈無鬪志憲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衆自潰多爲憲誠所宥布得其衆八千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倨咸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皆不能也布以憲誠離間度衆終不爲用嘆曰功無成矣卽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畧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不敢忘死伏願陛下速救

光顏元翼不然則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
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
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
謝家國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焉穆宗聞之駭嘆廢
朝三日詔曰故魏博節度使起復寧遠將軍檢校工部
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
布朕以寡昧臨御萬邦威刑不能禁干紀之徒道化不
能馴多僻之俗致使上公罹禍田氏銜冤爰整旅以徂
征每終食而浩嘆自茲弔伐驟歷寒暄雖良將銳師率
皆協力而俟時觀疊未卽齊驅嗟我誠臣結其哀憤引

遷延之咎以自刻責奮決烈之志以謝君親白刃寘於
肝心鴻毛論其生死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晉稱卞氏之
門漢表尸鄉之節比方於布今古爲鄰况其臨命須臾
處之不撓載形章表益深衷悃間使發緘悼心疾首從
先臣於厚載爾則無愧覩遺像於麟閣予何所堪端拱
崇名職垂彝典據斯以報聊摠永懷可贈尚書右僕射
布子在宥大中年爲安南都護頗立邊功羣太和八年
爲少府少監充入吐蕃使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牟會
昌初爲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歷武寧軍節度使大中朝
爲充海節度使移鎮天平軍諸子皆以邊上立功累更

藩鎮以忠義爲談者所稱

張孝忠本奚之種類曾祖靖祖遜代乙失活部落酋帥
父謚開元中以衆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孝忠貴贈戶
部尚書孝忠以勇聞於燕趙時號張阿勞王沒諾干二
人齊名阿勞孝忠本字沒諾干王武俊本字孝忠形體
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恭孝天寶末以善射授內
供奉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授
果毅折衝祿山史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爲其前鋒史
朝義敗入李寶臣帳下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累加
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仍賜名孝忠歷飛狐高

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妻妹
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
城鎮十餘年甚著威惠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寶臣俾孝
忠以精騎數千禦之承嗣見其整肅歎曰張阿勞在焉
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及寶臣與朱滔戰於瓦橋
常慮滔來攻故以孝忠爲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配焉
使扞幽州奏授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陽郡王旣
而寶臣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
懼不往寶臣使孝忠弟孝節召焉孝忠命孝節復命曰
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

之不覲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不行吾歸死矣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乃歸果無患無幾寶臣死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命朝廷詔幽州節度使討之滔以孝忠宿將善戰有精兵八千在易州慮軍興則撓其後乃使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小子驕貴不達人事輒拒朝命滔奉命伐罪使君何用助逆不自求多福耶今昭義河東攻破田悅淮西李僕射收下襄陽梁崇義投井而卒臨漢江而誅者五千人卽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也使君誠能去逆効順必受重任有先歸國之功矣孝忠然之乃遣衙官隨雄報滔

又遣易州錄事叅軍董積入朝德宗嘉之授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便令與滔合兵攻惟岳仍賜實封二百戶其弟孝義及孝忠三女已適人在恒州者悉爲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之保薦以其子茂和聘滔之女契約甚密遂合兵破惟岳之師於東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孝忠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心於朱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諭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鬪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

始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既而朱滔屯東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孝忠所料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時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恒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恒州孝忠既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尚書爲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滔王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慮孝忠踵後滔軍將發復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李惟岳背國作逆孝忠歸國今爲忠臣孝忠性直業已効忠不復助逆矣往與武俊同

行且孝忠與武俊俱出蕃部少長相狎深知其心僻能
翻覆語司徒當記鄙言忽有蹉跌始相憶也滔又啗以
金帛終拒而不從易定居二兇之間四面受敵孝忠脩
峻溝壘感勵將士竟不受二兇之熒惑議者多之又加
檢校左僕射實封至三百戶後孝忠爲朱滔侵逼詔神
策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場率師援之孝忠以女妻晟
子憑與晟戮力同心整訓士衆竟全易定賊不敢深入
及上幸奉天令大將楊榮國提銳卒六百從晟入關赴
難收京城榮國有功興元元年正月詔以本官同平章
事滄州本隸成德軍旣移隸義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

岳妻兄也請還恒州是歲孝忠遣牙將程華往滄州交
檢府藏固烈輜車數十乘上路滄州軍士呼曰士皆菜
色刺史不垂賑卹乃捆載而歸官物不可得也殺固烈
而剽之程華聞亂由竇而遁將士追之謂曰固烈貪暴
已誅之矣押牙且知州務孝忠卽令攝刺史事及朱滔
王武俊稱僞國華與孝忠阻絕不能相援華嬰城拒賊
一州獲全朝廷嘉之乃拜華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橫
海軍使仍改名曰華令每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供
義武軍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斛一千五百文復大兵
之後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豆豉而已其下皆

甘祖爨人皆服其勤儉孝忠爲一時之賢將也三年加
檢校司空仍以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鄧
國夫人昧谷氏入朝執親迎之禮上嘉之賞賚隆厚五
年七月爲將佐所惑以兵入蔚州尋詔歸鎮仍以擅興
削檢校司空七年三月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追封
上谷郡王贈太傅再贈魏州大都督冊贈太師諡曰貞
武子茂昭茂宗茂和茂昭本名昇雲幼有志氣好儒書
以父蔭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
以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使以昇雲爲
定州刺史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留後仍

賜名茂昭元年正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僕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朝累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詞情忠切德宗聳聽嘆曰恨見卿之晚錫宴於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用珍幣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禮尚晉康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邊任明年晏駕茂昭入臨於太極殿每朝晡預列聲哀氣咽人皆獎其忠懇順宗聽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且令還鎮賜女樂二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觀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嘗受此賜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人臣常禮柰何當此寵賜後

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加禮異允其所讓又錫安仁里第亦固讓不受元和二年又請入覲五上章懇切憲宗許之冬十月至京師留數月詔令歸鎮茂昭願奉朝請於闕下不許加太子太保復令還鎮四年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合義武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創廩廡開道路以待西軍屬正月望夜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前後三夜不止行人不閉里門今外道軍戎方集請如軍令茂昭曰三鎮兵馬官軍也安得言外道放燈一如常歲使長男克讓與諸軍分道並進克讓渡木刀溝與賊接戰屢勝茂昭親擐甲

胄爲諸軍前鋒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廷洗雪承宗
乃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自安史之亂兩河
藩帥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茂昭表請舉族還朝鄰
藩累遣遊客間說茂昭志意堅決拜表求代者數四上
乃命左庶子任簡迪爲其行軍司馬乘驛赴之以兩郡
之簿書管鑰符印付簡迪遣其妻季氏男克讓克恭等
先就路將行誡之曰吾使爾曹侍親出易者庶後之子
孫不爲風俗所染則吾無恨矣時五年冬也行及晉州
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
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

開延英殿對茂昭五刻乃罷又上表請遷祖考之骨墓于京兆在朝兩月未之鎮六年二月疽發於首卒時年五十廢朝五日冊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十碩喪事所須官給詔京兆尹監護諡曰獻武憲宗念其忠蓋諸昆仲子姪皆居職秩仍詔每年給絹二千匹春秋分給克讓克恭官至諸衛大將軍小男克勤長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赦文許一子五品官克勤以子幼請準近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斷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貴於延賞若無已子許及宗男今張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請移於

他族知是何人儻涉賣官實爲亂法雖接近日勅例難破著定格文國章旣在必行宅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克勤所請望宜不允遂爲定例茂宗以父蔭累官至光祿少卿同正貞元三年許尚公主拜銀青光祿大夫本官駙馬都尉以公主幼待年十三屬茂宗母亡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卽日授雲麾將軍起復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乂等論曰自古以來未聞有駙馬起復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爲婚嫁者卿何苦固執又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

既貧乏且無強近至親卽有借吉以就親者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今忽令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聽况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且合禮經太常博士韋彤裴堪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卽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於詩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爲本所以齊斬五服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爲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墨衰奪情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衰服而衣冕裳去聖室而爲

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請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德宗不納竟以義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親頗承恩顧元和和中爲閑廐使國家自貞觀中至於麟德國馬四十萬匹在河隴間開元中尚有二十七萬雜以牛羊雜畜不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占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四郡幅員千里自長安至隴右置七馬坊爲會計都領岐隴間善水草及田皆屬七馬坊至麟德以後西戎陷隴右國馬盡散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因歸於閑廐使寶應中鳳翔節度使請以監牧賦給貧民爲

業土著相承十數年矣又有別勅賜諸寺觀凡千餘頃及茂宗掌閑廐與中尉吐突承瓘善遂恃恩舉舊事並以監牧地租歸閑廐司茂宗又奏麟遊縣有岐陽馬坊按舊圖地方三百四十頃制下閑廐司檢計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側蓋因監爲名與今岐陽所指百姓侵占處不相接皆有明驗茂宗怒恃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侍御史范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奪居人田業皆屬閑廐乃罷革官長慶初岐人論訴不已詔御史按驗

明白乃復以其地還百姓貶傅式官茂宗俄授左金吾
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兗州刺史御史
大夫充海沂節度等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太和五年
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衛使轉左龍武統軍卒茂
和元和中爲左武衛將軍裴度爲淮西行營處置用兵
討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茂和爲都押衙茂和嘗以
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淮
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勵行者
憲宗曰予以其家門忠順爲卿遠貶後復用爲諸衛將
軍卒

陳楚者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幹爲義勇牙將事茂昭每出征伐必令典精卒隨茂昭入朝授諸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義武軍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兵亂乃除楚易定節度令馳傳赴任亂猶未彌楚夜馳入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軍中部校皆楚之舊卒人情大悅軍卒帖然轉河陽三城懷節度使前後亟立戰功入爲龍武統軍長慶三年卒

史臣曰朝廷治亂在法制當否形勢得失而已秦人叛上法制失也漢道勃興形勢得也臣觀開元之政舉坐制百蠻天寶之法衰遂淪四海玄宗一失其勢橫流莫

救地分於羣盜身播於九夷河朔二十餘州竟爲盜穴
諸田兇險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頗達人臣之節沂國
力善無報殆天意之好亂惡治歟茂昭忠梗有禮明禍
福大端近代之賢侯也

贊曰田宗不令禍淫無應謂天輔仁胡覆弘正茂昭知
止終以善勝孰生厲階上失威柄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田承嗣傳十三年九月卒○新書作十四年臣酉按舊

書代宗紀亦作十四年九月作三月未知孰是

田布傳十五年秋弘正移鎮○臣酉按弘正傳十月王

承宗卒十一月弘正至鎮州皆十五年冬事也秋字

誤今改正

張茂宗傳特舉恩舊事○沈炳震本作特恩舉舊事今從之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二

李寶臣

子惟岳惟誠惟簡 惟簡子元本

王武俊

子士真 士平 士則 士真子承宗

王廷湊

子元逵 元逵子紹鼎 紹懿 紹鼎子景崇 景崇子鎔

李寶臣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鑠高之假子故姓張名忠志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祿山選爲射生官天寶中隨祿山入朝玄宗留爲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祿山叛忠志遁歸范陽祿山喜錄爲假子姓安常給事帳

中祿山兵將指闕使忠志領驍騎八千人入太原劫太原尹楊光翹忠志挾光翹出太原萬兵追之不敢近祿山使董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僞署爲恒州刺史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恒州刺史及史思明復渡河僞授忠志工部尚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統衆三萬守常山及思明敗不受朝義之命乃開土門路以內王師河朔平定忠志與李懷仙薛嵩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皆賜鐵券誓以不死因授忠志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恒州刺史實封二百戶仍舊爲節度使乃以恒州爲成德軍賜

姓名曰李寶臣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後
又得滄州步卒五萬馬五千疋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
臣以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與
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爲表裏意
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
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玄宗真容擬佛之制及安
史之亂賊之所部悉鎔毀之而恒州獨存由是實封百
戶初寶臣正己皆爲承嗣所易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
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鞠寶正馬馳駭觸殺維承嗣怒
繫寶正以告寶臣謝爲教不謹緘杖令承嗣以示責承

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大曆十年寶臣正己更言承嗣之罪請討之代宗欲因其相圖乃從其請時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方恭順朝廷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北正己與滑亳河陽江淮之師攻其南寶臣正己會軍于棗彊椎牛醢酒犒勞將士仍頒優賞寶臣軍賞厚正己軍賞薄既罷會正己軍中咄咄有辭正己聞懼有變卽時引退由是寶臣朱滔共攻承嗣之滄州連年未下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發精卒赴救擊敗之擒子期來獻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于陳留正己收承嗣之德州以重兵臨其境指期進討承嗣

大懼遂求解於寶臣寶臣不許初正已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具列境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已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孱弱不足保其後業今之所有爲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焉立使者于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已形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真聖人也正已聞之且得其歡乃止諸軍莫敢進者承嗣止正已無南軍之虞又知范陽寶臣故里生長其間心常欲得之乃勒石爲讖密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云此中有玉氣寶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勢萬

全將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寶臣正己也承嗣又使客
諷之曰公與朱滔共舉取吾滄州設得之當歸國非公
所有誠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奉獻可不勞師而致
願取范陽以自効公將騎爲前驅承嗣率步卒從此萬
全之勢寶臣喜以爲事合符命遂與承嗣通謀割州與
之寶臣乃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朱滔使
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
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
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軍寶臣密選精卒刼之戒其
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不相虞有變滔

與戰於瓦橋滔適衣他服以不識免承嗣聞與滔交鋒其豐已成乃旋軍使告寶臣曰河內有警急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遷左僕射封隴西郡王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卽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寶臣各位旣高自擅一方專貯異志妖人僞爲讖語言寶臣終有天位寶臣乃爲符瑞及靈芝朱草作朱書符又於深室齋戒築壇上置金匱玉笋云甘露神酒自出又僞刻玉爲印金填文字告境內云天降靈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將吏無敢言者妖輩慮其詐發乃曰相公須飲甘露湯卽天神降寶臣然之妖人

寘堇湯中飲之三日而卒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
暗懦諸將不服卽殺大將辛忠義盧俶定州刺史張南
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没入自
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廢朝三日冊
贈太保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卒時惟岳爲行軍司馬
三軍推爲留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
節度使田悅上章保薦請賜旌節不許惟岳乃與田悅
李正已同謀拒命判官邵真泣諫以爲不可惟岳暗懦
初雖聽從終爲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姦吏胡
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勸拒逆爲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

智畧爲寶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諫惟岳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爲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致討必命朱滔爲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頃者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寧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洛相等州爲官軍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佐佑保援方獲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兇狂何如承嗣

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況今之將校罕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爲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令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羣逆爲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惟岳亦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旣而惟岳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惟岳以精甲屯東鹿以抗之田悅遣大將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三年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恒州軍於東鹿惟岳燒營而遁惟岳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惟岳乃令衙將衛

常寧率士卒五千兵馬使王武俊率騎軍八百同討日知武俊既出恒州謂常寧曰武俊盡心於本使大夫信讒頗相猜忌所謂朝不謀夕豈圖生路且趙州用兵捷與不捷武俊不復入恒州矣妻子任從屠滅且以殘生往定州事張尚書去也孰能持頸就戮常寧曰中丞以大夫不可事且有詔書云斬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大夫拒命已來張尚書以易州歸國得節度使今聞日知已得官爵觀大夫事勢終爲朱滔所滅此際轉禍爲福莫若剄戈入使府誅大夫以取富貴也况大夫暗昧左右誑惑其實易圖事苟不捷歸張尚書非晚武俊然

之三年閏正月武俊與常寧自趙州廻戈達明至恒武
俊子士真應於內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任越劫擒惟
岳縊死於戟門外又誅惟岳妻父鄭華及長慶王他奴
等二十餘人傳首京師惟誠惟岳異母兄以父蔭爲殿
中丞累遷至檢校戶部員外郎好儒書理道寶臣愛之
委以軍事性謙厚以惟岳嫡嗣讓而不受同母妹嫁李
正己子納寶臣以其宗姓請惟誠歸本姓又令入仕於
鄆州爲李納營田副使歷兗淄濟淮四州刺史竟客死
東平惟簡寶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旣誅惟岳又械惟簡
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

而出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爲禁軍將從渾瑊率師討賊
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山南得元從功臣之號封
武安郡王後授左神威大將軍轉天威統軍元和初檢
校戶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銜使俄拜鳳翔隴右
節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子元本生
於貴族輕薄無行初張茂昭子克禮尚襄陽公主長慶
中主縱恣不法常遊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樞薛渾者俱
得幸於主尤愛渾每詣渾家謁渾毋行事姑之禮有吏
誰何者卽以厚賂啗之渾與元本偕少年遂相誘掖元
本亦得幸於主出入主第張克禮不勝其忿上表陳聞

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後得減死杖六十流
象州樞渾以元本之故亦從輕杖八十長流崖州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于父路俱開元中饒
樂府都督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襲冠帶
有詔褒美從居薊武俊初號沒諾于年十五能騎射上
元中爲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裨將寶應元年王師
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以曲遇直
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鬪庸可禦乎寶臣遂徹警備以
恒定深趙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寶臣除
恒定等州節度使以武俊構謀奏兼御史中丞充本軍

先鋒兵馬使大曆十年田承嗣因薛嵩死兼有相衛磁
邢洛五州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詔令寶臣與李正
已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真各出兵討之諸軍
與子期戰于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
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賫詔宣勞承倩將歸止
傳舍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詬置擲出道中寶臣顧左右
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潛伺屏間獨武俊佩
刀立于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頑豎乎武俊曰
今閣下有功尚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
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爲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

嗣以爲已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釁矣可推腹心哉武
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爲父子歎唾間若傳虛言無益
也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寶
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爲國屯兵滄州請擒送
承嗣以取信許之立選銳士二千皆乘駿馬通夜馳三
百里晨至滔營掩其不備滔軍出戰大敗擒類滔者滔
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爲援皆武俊
萌之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寶臣舊將易州刺史
張孝忠以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俾惟岳護喪歸京
惟岳不受命建中三年正月詔朱滔張孝忠合軍討之

惟岳與武俊復統萬餘衆戰於束鹿武俊率三千騎先
進爲酒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日知遂以州順命
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辱微
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
恃田悅爲援前歲悅之丁勇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
不能陷况此城乎復給僞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
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大夫舉兵與魏齊
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爲趙州所間軍士自束
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授定
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夫宜亟赴命不爾

禍在漏刻惟岳怖遽睢盱武俊子士真斬惟岳持首而出武俊殺不同已者十數人遂定傳首上聞授武俊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實封五百戶以康日知爲深趙團練觀察使時惟岳僞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深州刺史楊榮國降朱滔分兵鎮之朝廷旣以定州屬張孝忠深州屬康日知武俊怒失趙定二州且名位不滿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誘武俊謀反斥言朝廷遂連率勁兵救田悅時馬燧李抱真李芄李晟方討田悅敗悅於汭水後連歲暴兵然悅勢已蹙至是武俊朱滔復振起之悅勢益張十一

月武俊使大將張鍾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
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趙王以恒州爲真定府僞命官
秩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分據所部各遣使勸誘蔡
州李希烈同僭位號四年三月希烈旣爲周曾謀潰其
腹心或傳希烈已死馬燧等四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
外六月李抱真使辯客賈林詐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
是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徵其說林曰天子知大夫
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
不省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
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間失意尚可謝朕四海

主毫芒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將尚知存撫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憚歸國以與諸侯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已朝廷能降恩滌盪之僕首倡歸國不從者於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旣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十月涇原兵犯關上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真將還潞澤田悅說武俊與朱滔襲擊之賈林復說武俊曰今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一不可圖也且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卽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

馬首背田悅約賈林復說武俊曰大夫冀邦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滔心幽險王室強卽藉大夫援之卑卽思有併吞且河朔無冀國唯趙魏燕耳今朱滔稱冀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整臣禮不從卽爲所攻奪此時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遂南修好抱真西連盟馬燧會興元元年德宗罪已大赦反側二月武俊集三軍削僞國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恒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琅邪郡王時朱泚僞冊滔
爲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廻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
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洛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據
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漢李納尚反於齊田緒
未爲用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
二三海內蕩析人心失歸賈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
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
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滔益數萬
張孝忠見魏貝已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廻紇長
驅至此家族可得免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山西河

朔地盡入滔今乘魏貝未下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掇遺耳此計就則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鑾輿反正自公則勲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兩軍議定卜日同征五月武俊抱真會軍於鉅鹿東兩軍旣交滔震恐抱真爲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滔傾壘出戰武俊不擐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勝計滔夜奔還幽州武俊班師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許之乃升恒州爲大都督府以武俊爲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戶餘如故車駕還京寵之逾厚子尚貴主子弟在孩稚者皆賜官名尋丁母憂

起復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免喪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上念舊勲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十七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羣臣詣延英門奉慰如渾城故事詔左庶子上公持節冊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碩太常謚曰威烈德宗曰武俊竭忠奉國宜賜謚忠烈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則士真嗣士真武俊長子少驍悍冠於軍中沉謀有斷事李寶臣爲帳中親將仍以女妻之寶臣末年慮身後諸子暗弱爲諸將所奪屢行誅戮諸將離心武俊官位雖卑而勇畧邁世寶臣惜其才不忍誅之而士真密結寶臣左右保護其父以

是獲免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俊亦盡心匡佐旣兵敗東鹿張孝忠康日知以地歸國受官賞惟岳稍貯防疑武俊謀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兩人左右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治命令披肝膽爲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卽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卽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由是無疑卽令將兵攻趙州士真更宿於府衙與同職謀事及武俊倒戈士真等數人擒惟岳出衙縊死之武俊領節鉞以士真爲副大使建中年武俊僭稱趙王於魏縣以士真爲司空真定府留

守充元帥及武俊破朱滔順命以武俊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仍以士真爲副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還京進位檢校兵部尚書充德州刺史德棣觀察使封清河郡王十七年武俊卒起復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恒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等使尋檢校尚書左僕射順宗卽位進位檢校司空士真佐父立功備歷艱苦得位之後恬然守善雖自補屬吏賦不上供然歲貢貨財名爲進奉者亦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爲承順元和元年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三月卒子承宗承元承通承迪承榮士清以父

勲累加官至殿中少監同正元和初爲冀州刺史御史大夫封北海郡王早卒士平以父勲補原王府諮議貞元二年選尚義陽公主加秘書少監同正駙馬都尉元和中累遷至安州刺史時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爲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州司戶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爲義陽主歌詞曰團雪散雪等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令所司網捉搦得南申叔貶之由是稍止及盜殺宰相武元衡旬日捕賊未護士平與兄士則庭

奏盜主於承宗既獲張晏等誅之乃以士平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及奪承宗官爵仍以士平襲父實封七則士平異母兄承宗既立爲節度使不容諸父乃奔于京師用爲神策大將軍及承宗叛逆盜殺宰相士則請移貫京兆府諸鎮兵討承宗裴度言士則武俊子其軍中必有懷之者乃用士則爲邢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從昭義節度使郗士美討賊冀攜離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士美節制行止以兵自衛雖謁士美而衛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惡之密以狀聞乃以張遵代還承宗士真長子河朔三鎮

自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承宗累奏至鎮州大都督府
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馬使副大使元和
四年三月士真卒三軍推爲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
問承宗懼累上表陳謝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
宣諭承宗奉詔甚恭且曰三軍見迫不候朝旨今請割
德棣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由是起復雲麾將軍左金吾
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又以德
州刺史薛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保信軍節度德棣觀察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嵩

之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爲刺史承宗旣獻
二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信旌節未至
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真定囚之朝
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冀漸離之
令中使景忠信往諭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
宗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苦廬潛窺戎鎮而內外以事
君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專則有辟朕念其先祖嘗
有茂勲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諭孽童俯
伏以陳誠願獻兩州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効用以曲
全授節制於舊疆齒勲賢於列位况德棣本非成德所

管昌朝又是承宗懿親俾撫近隣斯誠厚渥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承宗象恭懷姦肖貌稔禍欺裴武於得位之後縲昌朝於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獍之性養之而益兇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畧期于無刑恭行天誅干於有制可削承宗在身官爵詔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官招討處置等使會諸道軍進討神策兵馬使趙萬敵者王武俊之騎將也驍悍聞於燕趙具言進討必捷承瓘因得兵柄與萬敵偕行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禁軍屢挫衄都將酈定進前擒

劉闢有功號爲驍將又陷於賊唯范陽節度使劉濟易定節度使張茂昭至効忠赤戰賊屢捷而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反復難制陰附於賊憲宗密詔承璀擒之送于京師五年七月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乞自陳首且歸過於盧從史其略曰臣頃在苦廬綿歷時序恭守朝旨罔敢闕違復奉詔書令獻州郡迫以三軍之勢不從孤臣之心今天兵四臨王命久絕曰刃之下難避國刑殷憂之中轉積豐隙中由盧從史首爲亂階興天下之兵生海內之亂旣不忠於國又不孝於家當其聞父之喪已變爲臣之節迫脅天使瀆紊朝經而乃幸臣居

喪敗臣求利上敢欺於聖主下不顧其死親矯情徒見於封章邪妄素萌於胷臆今構禍者已就擒獲抱寃者實冀辯明况臣之一軍素守忠義橫被從史離間君臣哀號轅門痛隔恩外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納爲心弘好生之仁許自新之路順陽和而布澤因雷雨以覃恩追念祖父之前勞俯觀臣子之來効特開湯網使樂堯年時朝廷以承瓘宿師無功國威日沮頗憂會承宗使至宰臣商量請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承宗送薛昌朝入朝授以右武衛將軍承宗以國家加兵不勝誣從史姦計得行雖上章表謙恭而心無忌憚十年王師

討吳元濟承宗與李師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
尹少卿奏事因爲元濟游說少卿至中書見宰相論列
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順自是與李師
道姦計百端以沮用兵四月遣盜燒河陰倉六月遣盜
伏於靖安里殺宰相武元衡京師震恐大索旬日天子
爲之盱食是時承宗師道之盜所在竊發焚襄州佛寺
斬建陵門戟燒獻陵寢宮欲伏甲屠洛陽憲宗赫怒命
田弘正出師臨其境并隣道六節度之衆討之時方淮
西用兵國用虛竭河北諸軍多觀望不進獨昭義節度
使邾士美率精兵壓賊壘欲乘釁而取之軍威甚盛承

宗懼不敢犯俄詔權罷河北用兵併力淮西十二年十月誅吳元濟承宗始懼求救於田弘正十三年三月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將石汎等詣闕請命令於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管內租稅除補官吏上以弘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乃下詔曰帝者承天子人下臨萬國觀乾坤覆載之施常務其曲全用德刑撫御之方每先其弘貸叛則必伐服而捨之倣于典謨亦尚斯道朕祇符前訓續嗣丕圖底寧方隅蕩滌氛祲上以攄祖宗之宿憤下以致黎庶之阜康思厚者生務去者殺至於包荒藏慝屈法伸恩苟衷誠之

可矜則宥過而無大王承宗頃居喪紀見賣於隣封後
領藩城受疑於朝野國恩雖厚時憲不容戚實自貽寵
非我絕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方諸侯飛奏盈篋竟請
致討爭先出軍尚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至於動衆事
豈願然開境愍罹其殺傷退舍爲伏其士伍取陷救溺
能無慘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勞王室書于甲令銘在景
鍾雖再駕王師再從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懷近以
三朝稱慶八表流澤廣此鴻霈開其自新而承宗果能
翻然改圖披露忠懇遠遣二子進陳表章緘圖印以上
聞獻德棣之名部發困奉粟并竈貢煙地願帥於職方

物請歸於司會且天子所臨莫非王土析茲舊服將表
爾誠諒由效順之心悉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
懷朕念此方亦猶赤子一物失所寢興靡寧忍驅樂土
之人竟就陳原之戮旣克剪暴常思止戈予之此心天
地臨鑒况常山師旅舊有功勞將改往以修來誓酬恩
而遷善鑒精誠之俱切俾渙汗而再敷曠滌乃愆斷於
朕志復此殊渥當懷永圖承宗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吏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
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仍令右丞崔從往鎮州宣
慰承宗素服俟命乃以華州刺史鄭權爲德州刺史充

橫海軍節度德棣滄景觀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是歲李師道平承宗奉法逾謹請當管四州每州置錄事叅軍一員判司三員每縣令一員主簿一員吏補授皆聽朝旨十五年十一月卒贈侍中子知感知信在朝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旣領節鉞奏承元爲觀察支使朝議郎左金吾衛胄曹叅軍兼監察御史年始十六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承宗不能用其言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發喪大將謀取帥於旁郡時叅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

泣不受諸將請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事盍先與議及監軍至因以諸將意贊之承元謂諸將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齒幼欲使領事承元欲効忠於國以奉先志諸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視事約左右不得呼留後事無巨細決之叅佐密疏請帥天子嘉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隣鎮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栢耆齋詔宣諭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栢耆於館驛召諸將諭之諸將號哭誼譁承元詰之曰諸公以先世

之故不欲承元失此意甚隆厚然奉詔遲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師道未敗時議赦其罪時師道欲行諸將止之他日殺師道亦諸將也今公輩幸勿爲師道之事敢以拜請遂拜諸將泣涕不自勝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承元出鎮州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命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有勞者亦皆擢用祖母涼國夫人入朝穆宗命內宮筵待錫賚甚厚俄而王廷湊殺田弘正據鎮州叛移鎮鄜坊丹延節

度使便道請覲穆宗器之數召顧問未幾改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界接涇原無山谷之險吐蕃由是徑往入寇承元於要衝築壘分兵千人守之賜名曰臨汧城詔龔岐國公累加檢校左僕射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移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常行於兩河承元首請鹽法歸之有司自是兗鄆諸鎮皆稟均輸之法承元寬惠有制所理稱治太和七年十二月卒於平盧時年三十三冊贈司徒王廷奏本迴鶻阿布思之種族世隸安東都護府曾祖

曰五哥之事李寶臣父子王武俊養爲假子驍果善鬪武俊愛之以軍功累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贈越州都督祖未怛活贈左散騎常侍父升朝贈禮部尚書皆以廷湊貴加贈典祖父世爲王氏騎將累遷右職廷湊沉勇寡言雄猜有斷爲王承元衙內兵馬使初承元上稟朝旨田弘正帥成德軍國家賞錢一百萬貫度支輦運不時至軍情不悅廷湊每挾其細故激怒衆心會弘正以魏兵二千爲衙隊左右有備不能間長慶元年六月魏軍還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廷湊乃結衙兵譟於府署遲明盡誅弘正與將吏家族三百餘人廷湊自稱留後知

兵馬使將吏逼監軍宋惟澄上章請授廷奏節鉞穆宗怒下詔徵隣道兵仍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鎮兩道招撫使仍以弘正子涇原節度使布代李愬爲魏博節度使令率魏軍進討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成德軍節度使下詔購誅廷奏是月鎮州大將王位等謀殺廷奏泄坐死者二千餘人時朱克融囚張弘靖廷奏殺弘正合從構逆謀拒王命兩鎮併力討除慮難應接詔朝臣議其可否東川節度使王涯獻狀曰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狼虎之非心囚繫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州郡疊及賓寮凡在有情孰不痛憤伏

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伏邇無不安矧茲
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
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
懸不是過也但常山薊郡虞虢相依一時與師恐費財
力罪有輕重事有後先譬之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
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迹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
然扇諸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
冀之戎可資先討况廷奏鬪茸不席父祖之資成德分
離又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之衆昭義願盡敵
之師叅之晉陽輔以滄德犄角而進實若建瓴盡屠其

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
臣之愚誠切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鬪先拒其喉今瀛
鄭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
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冀趙次臨井
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於是命易定節度使開境以抗
克融諸軍三面進討初以滄德烏重胤獨當一面重胤
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重胤叔良有中
官之援朝辭曰大言云賊不足破時廷湊合幽薊之兵
圍深州梯衝雲合牛元翼嬰城拒守十一月杜叔良爲
賊所敗衆皆陷沒僅以身免乃以德州王日簡代之裴

度率衆屯承天軍諸將挫敗深州危急乃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冀節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楊永和監光顏軍國家自憲宗誅除羣盜帑藏虛竭穆宗卽位賞賜過當及幽鎮共起征發百端財力殫竭時諸鎮兵十五餘萬纔出其境便仰給度支置南北供軍院旣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多分番樵採餼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爲廷湊邀而虜之兵食益困賊圍深州數重雖光顏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畧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不得至院在途爲諸軍強奪而懸軍深鬪者率無支給復又每軍遣內官一人監軍

悉選驍健者自衛羸懦者卽戰以是屢多奔北而廷奏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良以統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祐甫不曉兵家膠柱於常態以至復失河朔旣無如之何遂議休兵而赦廷奏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田布不能止其衆自潰於南宮二月詔赦廷奏仍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慰又遣中使啣命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廷奏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幽鎮書以大義

責之朱克融解圍而去廷奏亦退舍朝廷欲其稟命並加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深州赴闕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廷奏責其固守殺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月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奏曰弘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廷奏乃盡屠其家其酷毒如此自獲赦宥遂與朱克融史憲誠連衡相應謀拒朝廷大和初滄州李全畧死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兗海節度使同捷不奉詔據郡構逆以珍玩器幣妓女子弟投欸於廷奏及幽州李載義時

載義初代克融輸誠効順盡送同捷所遣赴闕詔徵幽魏徐兗之師進討廷奏出兵撓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下詔絕廷奏進奉旣魏博將丁志治以行營兵叛倒戈攻魏州諸軍擊志治廷奏出兵應之史憲誠危急詔義武軍節度使李聽擊敗之志治奔於廷奏三年六月誅李同捷尋又何進滔殺史憲誠據魏州朝廷厭兵誅之不果遂授進滔魏博節度八月廷奏遣使詣闕請罪朝廷因而赦之依前檢校司徒成德軍節度使鎮冀自李寶臣已來雖惟岳承宗繼叛而猶親隣畏法期自新之路而兇毒好亂無君不仁未如廷奏之甚也又就加太

子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八年十一月卒冊
贈太尉累贈至太師子元逵爲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
馬使廷湊卒三軍推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檢校工
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累遷檢校
左僕射元逵素懷忠順頓革父風及領藩垣頗輸誠款
歲時貢奉結轍於途文宗嘉之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
主出降加駙馬都尉元逵遣段氏姑詣闕納聘禮段氏
進食二千盤并御衣戰馬公主粧奩及私白身女口等
其從如雲朝野榮之會昌中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
子稹擅領軍政武宗怒誅之命鄰藩分地而進討以元

達爲北面招討使詔至之日出師次趙州與魏博何弘敬同收山東三州元達進攻邢州俄而賊將裴問高元武降元達王釗安玉降何弘敬並拔三郡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破劉稹功加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大中十一年二月卒冊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紹懿紹鼎時爲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深冀趙觀察等使累加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其年七月卒贈司空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碩累贈司徒太尉又贈太傅子景

胤景崇景崑景崇爲嫡時年幼紹鼎卒宣宗以昭王汭爲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紹懿本官克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累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又加檢校司空卒贈司徒景胤初爲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察御史紹鼎卒出爲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景崇於季父紹懿時爲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都知兵馬使紹鼎卒三軍立紹懿

數月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以俟汝成立今危惓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訖而卒時監軍在席奏其治命上嘉之詔起復忠武將軍守左金吾衛將軍同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中景崇以公主嫡孫特承恩渥季年盜起徐方王師進討景崇令大將從諸軍徐寇平以功授檢校右僕射封太原縣男食邑三百戶祖母章惠長公主薨景崇居喪得禮朝野稱之起復左金吾衛上將軍

同正進位檢校司空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檢校太尉趙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尋進封常山王丁母秦國夫人憂起復本官乾符末盜起河南黃巢犯闕駕幸劔南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馳檄藩隣以兵附處存入關討賊奔問行在貢輸相繼關輔平定以功真拜太尉中和二年十二月卒子鎔時年十歲三軍推爲留後朝廷因授旄鉞檢校工部尚書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脩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部鎔求援於

幽州幽帥李匡威率衆三萬赴之存孝退去景福元年
鎔乘存孝有間於其師乃出兵攻堯山晉帥遣大將李
存質來援大敗鎮人於堯山死者萬計晉人乘勝至趙
州鎔復求援於燕二年匡威率衆數萬來援會邢州節
度使李存孝背其帥據城自固存孝單騎入鎮州與鎔
面相盟約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師攻存孝時匡威離鎮
後其弟匡籌奪據其位匡威退無歸路鎔感其援助之
恩乃迎入府城築第以居之事之如父匡威亦盡心裨
益軍中之事皆爲訓練是年五月鎔過匡威第陰遣部
下伏甲劫鎔鎔抱持之鎔曰公誠止人勿倉卒吾爲晉

人所困賴公獲濟猶吾父也軍政請公帥之卽並轡歸
府署鎮軍拒之竟殺匡威晉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師
至城下鎔出練二十萬槁勞修好而退及汴宋節度使
朱全忠領鄆青三鎮兵強天下遣將葛從周張存敬寇
陷邢洺二州乘勝北掠燕趙俄而全忠率親兵薄於城
下鎔倉卒無備謂賓佐曰勢危矣計將安出判官周式
者率先而對曰敵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說耳請
見梁帥圖之式卽時出見全忠全忠逆謂式曰爾不必
言王令朋附并汾違盟爽信敝賦業已及此期於無捨
式曰公言過矣且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

業乃欲窮兵贖武困人於險難天下其謂公何全忠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且君爲王令計如何式曰但修好耳卽復見鎔請出牛酒貨幣以犒軍仍以鎔子昭祚及牙將梁公儒李弘規子各一人從昭祚入官于大梁全忠以女妻昭祚及全忠僭天下無主鎔不獲已行其正朔鎔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仍賜敦睦保定大功臣上柱國趙王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襲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僞梁加尚書及唐室中興去僞尚書令之號天佑七年母魏國太夫人何氏卒起復本官十八年爲其大將王德明所殺至於

赤族其後事在中興云

史臣曰土運中微羣盜孔熾寶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
終竊土疆爲國蠹賊加以武俊之狠狡爲其腹心或叛
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蝮吐垂二百年哀哉王政不綱以
至于此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政姚崇久握於阿衡
詎有柳城一胡敢窺佐伯况其下者哉觀此無君可爲
太息

贊曰鴝鵒爲恠必取其昏人君失政爲盜啓門牙旂金
鉞虎子狼孫茫茫黔首於何叫闔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王武俊傳大夫舉兵與魏帥同惡○臣一百按下文田尚

書魏也李尚書齊也此句不應專目魏帥新書魏齊同惡較是今從之

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授定州○臣一百按新書

無張尚書文惟云幽州兵近在定張孝忠傳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朝廷于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爲節度其事在武俊斬惟岳之後此處武俊安得先爲此言新書刪之宜矣

初承宗上稟朝旨○宗當作元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三

李懷仙

朱希彩附

朱滔

劉忬

子濟

濟子總 瀧

程日華

子懷直 懷直子權

李全畧

子同捷

李懷仙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降將守營州祿山之叛

懷仙以裨將從陷河洛安慶緒敗又事史思明善騎射

有智數朝義時僞授爲燕京留守范陽尹寶應元年元

帥雍王統迴紇諸兵收復東都朝義渡河北走乃令副

元帥僕固懷恩率兵追之時羣兇瓦解國威方振賊黨

聞懷恩至望風納欵朝義以餘孽數千奔范陽懷仙誘而擒之斬首來獻屬懷恩私欲樹黨以固兵權乃保薦懷仙可用代宗復授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與賊將薛嵩田承嗣張忠志等分河朔而帥之旣而懷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懷仙等四將各招合遺孽治兵繕邑部下各數萬勁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務懷安以是不能制懷仙大曆三年爲其麾下兵馬使朱希彩所殺希彩自稱留後恒州節度使張忠志以懷仙世舊無辜覆族遣將率衆討之爲希

彩所敗朝廷不獲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爲幽州節度使授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詔縉赴鎮希彩聞縉之來蒐選卒伍大陳戎備以逆之縉晏然建旌節而希彩迎謁甚恭縉知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尋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節度留後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五年封高密郡王旣得位暴橫自恣無禮於朝廷七年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伺隙斬之軍人立其兵馬使朱泚爲留後泚自有傳

朱滔賊泚之弟也平州刺史朱希彩爲幽州節度以滔

同姓甚愛之常令將腹心親兵及泚爲節度使遂使滔將勁兵三千赴京師請率先諸軍備塞自祿山反後山東范陽外雖示順實皆倔强不庭泚首効臣節代宗喜甚命滔勒兵東入長安通化門西出開遠門出師勞還未有兵還王城者今而許之蓋示優異召滔對于三殿代宗臨軒勞問旣而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各有長短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龍顏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此不及臣代宗愈喜大曆九年泚朝覲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試殿中監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兼御史大夫及田承嗣反與李寶臣李正

已等解磁州圍建中二年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
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滔命
偏師守束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
圍束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橫進滔績帛爲
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爲驚亂隨擊大
破之惟岳焚營而遁以功加檢校司徒爲幽州盧龍軍
節度使以德棣二州隸焉朝廷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
團練使王武俊爲恒冀二州團練使滔怒失深州武俊
怒失寶臣故地滔構武俊同已反馬燧圍田悅于魏州
悅告急滔與武俊遂連兵救悅敗李懷光於愜山三年

十一月滔僭稱大冀王僞署百官與李納田悅王武俊並稱王南結李希烈與元初田悅王武俊以朱泚據京師滔兵強盛首尾相應田悅常謂武俊曰朱滔心險不可隄防遂相率歸順泚既僭號立滔爲皇太弟仍令以重賂招誘廻紇南攻魏貝卽西入關興元元年正月滔驅率燕薊之衆及廻紇雜虜號五萬次南河攻圍貝州三月田緒殺田悅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寔分兵逼魏州營于王莽河德宗在山南慮二兇兵合遣使授王武俊平章事令與李抱真叶力擊滔四月恒潞兩軍次涇城北行營相距十里抱真自率二百騎徑入武俊軍面申

盟約結爲兄弟五月四日進軍距貝州三十里而軍翌日滔令大將馬寔盧南史引廻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騎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虔休犄角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廻紇契丹部落兩軍旣合鼓譟震地廻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廻紇引退因而薄之廻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廻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兩邊追斬俘馘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是夜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委棄戈甲山積滔至瀛州殺騎將蔡雄揚布以其前鋒先敗又殺陰陽人尹少伯以其言舉兵必勝故也六月李晟收

京城朱泚姚令言死滔還幽州爲武俊所攻僅不能軍
上章待罪九月詔曰朱滔累獻欵疏深効懇誠省之惻
然良用憫嘆宜委武俊抱眞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
心益固善跡克彰朕當掩疊錄勲與之昭雪貞元元年
尋卒于位時年四十贈司徒

劉怵幽州昌平人也父貢常爲廣邊大斗軍使怵卽朱
滔姑之子積軍功爲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辦理稱
稍遷涿州刺史居數年朱滔將兵討田承嗣奏署怵領
留府事以寬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爲田承嗣間說與之
通謀承嗣又以滄州與寶臣乃以兵劫朱滔於瓦橋關

滔脫身走乘勝欲襲取幽州怵設方略鎮撫寶臣不敢
進以功加御史中丞寶臣死子惟岳拒朝命德宗令滔
與張孝忠同力討之及惟岳平滔怨朝廷違約不與深
州含怒不已會王武俊亦怨割地深趙相謀叛欲救田
悅怵時知幽州留後事遣人齎書謂滔曰司徒位崇太
尉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
朝廷改爲尉卿司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
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
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怵忝密親
世荷恩遇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

也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言卒無疑貳凡出征伐必以忤總留後事及僭稱大冀王僞署忤爲右僕射范陽留守及泚據京邑召滔南河至貝州挫敗而還兵甲盡喪忤聞滔將至悉蒐范陽兵甲夾道排列二十餘里以迎滔歸於府第人皆嘉忤忠義貞元二年滔卒三軍推忤權撫軍府事忤爲衆所服卒有其地朝廷因授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軍使居位三月以貞元元年九月卒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賜布帛有差子濟繼爲幽州節度使濟忤之長

子初母難產旣產侍者初見濟是一大虵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衆異之累歷本管州縣牧宰及忤爲節度使以濟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忤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爲帥朝廷姑務便安因而從之累加至檢校兵部尚書貞元五年遷左僕射充幽州節度使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軍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貞元中朝廷優容藩鎮方甚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法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德宗亦以恩禮接之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卽位再遷檢校司

徒元和初加兼侍中及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率
先前軍擊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獻逆將於
闕優詔褒之又爲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明年春
將大軍次瀛州累攻樂壽博陸安平等縣前後大獻俘
獲賞功頗厚仍與子孫六品官者凡四人未幾有疾會
赦承宗錄功拜兼中書令濟在鎮二十餘年雖輸忠款
竟不入覲又謀殺其弟漣漣歸國爲信臣及濟疾次子
總與濟親吏唐弘實通謀酖殺濟數日乃發喪時年五
十四詔贈太師廢朝三日賻禮有加諡曰莊武弟源貞
元十六年八月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將軍初爲

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濟奏之貶漠州參軍復不受詔
濟帥師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潰濟擒源至幽
州上言請令入覲故授官以徵之雍濟之異母弟也喜
讀書工武藝輕財愛士得人死力事朱滔常陳逆順之
理後怍爲盧龍軍節度使病將卒雍在父側卽以父命
召兄濟自漠州至竟得授節度使濟常感雍奉已雍爲
瀛州刺史亦許以雍代已任其後濟乃以其子爲副大
使雍旣怒濟遂請以所部西捍隴塞拔其所部兵一千
五百人男女萬餘口直趨京師在道無一人犯令者德
宗寵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潤縣爲理所及順宗傳位

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詣雍言異端數百言皆廢立之事雍立命繫之令則又云某之黨多矣約以德宗山陵時伺便而動雍械令則送京師杖死之後錄功賜其額曰保義其軍蕃戎畏之不敢爲寇常有復河湟之志議者壯之元和二年十二月卒總濟之第二子也性陰賊險譎元和五年濟奉詔討王承宗使長子緄假爲副使領留務時總爲瀛州刺史濟署爲行營都兵馬使屯軍饒陽師久無功總潛伺其隙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及帳內小將爲謀使詐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

旌節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過代州舉軍驚恐濟驚惶憤怒不知所爲因殺主兵大將數十人及與緄素厚者乃追緄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晏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濟死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總遂領軍務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斧鉞累遷至檢校司空及王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賊武強縣遂駐軍持兩端以利朝廷供饋賞賜是時吳元濟尚存王承宗方跋扈易定孤危憲宗暫務姑息加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元濟就擒李師道梟首王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旣無黨援懷懼每謀自安之計

初總弑逆後每見父兄爲祟甚慘懼乃於官署後置數百僧厚給衣食令晝夜乞恩謝罪每公退則憇于道場若入他室則怵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請落髮爲僧冀以脫禍乃以判官張臯爲留後總以落髮上表歸朝穆宗授天平軍節度使旣聞落髮乃賜紫號大覺師總行至易州界暴卒輟朝五日贈太尉擇日備禮冊命賻絹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先是元和初王承宗阻兵總父濟備陳征伐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旋屬被病不克成功總旣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疏求入覲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

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爲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
漠州爲一道請盧士玫理之平薊媯檀爲一道請薛平
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
薊之人皆有希羨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
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爲久大經略但欲重弘靖所
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漠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
縣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薦將校又俱在京師旅舍中
久而不問如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
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
皆深懷缺望其後果爲叛亂總旣以土地歸國授其弟

約及男等一十一人領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宿衛者六人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父元皓事安祿山爲帳下將從陷兩京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爲定州刺史華少事本軍爲張孝忠牙將初李寶臣授恒州節度吞削藩隣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寶臣旣卒惟岳拒朝命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國授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以恒冀授王武俊深趙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爲三帥時惟岳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將歸

真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固烈皆奪其財相與詣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押牙權領不獲已從之孝忠因授華知滄州事未幾朱滔合武俊謀叛滄定往來艱阻二盜遂欲取滄州多遣人遊說又加兵攻圍華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錄事參軍李宇爲華謀曰使君受圍累年張尚書不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中山所謂勞而無功者也請爲足下至京師自以一州爲使華卽遣之宇入闕備陳華當二盜之間疲於矢石德宗深嘉之拜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爲使尋加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曰華仍歲給

義武軍糧餉數萬自是別爲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已武俊遣人說華歸已華曰相公欲弊邑仍舊隸恒州且借騎二百以抗賊俟道路通卽從命武俊喜卽以二百騎助之華乃留其馬遣人皆還武俊怒其背約又以朱滔方攻圍慮爲所有而止及武俊歸國河朔無事日華卽遣所留馬還武俊別陳珍幣謝過武俊歡然而釋貞元四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懷直習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爲節度以懷直爲留後又於弓高縣置景州管東光景城二縣以爲屬郡累加至檢校

尚書右僕射五年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懷直荒於畋
獵數日方還不恤軍政軍士不勝寒餒其帳下將從父
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
德宗優容之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龍武統軍賜安業里
甲第妓女一人旣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
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楊州
大都督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
憲宗禮遇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嘗夢滄州衙門樓額悉
帖權字遂奏請改名權十三年淮西賊平藩方惕息權
以父子世襲如三鎮事例心不自安乃請入朝十三年

至京師表辭戎帥因命華州刺史鄭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側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尋遷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贈司徒權兄弟子姪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畧者本姓王名曰簡爲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中節度使王承宗沒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長慶初鎮州軍亂殺田弘正穆宗爲之盱食以日簡嘗爲鎮將召問其計日簡遂於御前極言利害兼願有以自効因授德州刺史經略其事明年擢拜橫海軍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樹之未幾令子同捷入侍

兼進錢千萬踰歲同捷歸覲乃奏請授滄州長史知州
事兼主中軍兵馬朝廷初不之許後慮其有奇策將副
經略之旨遂從之及得請全略乃陰結軍士潛爲久計
外示忠順內蓄姦謀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且得其心
全略忌而殺之仍孥戮其屬凡所爲事大率類此寶曆
二年四月卒子同捷初爲副大使居喪擅領留後事仍
重賂藩鄰以求繼襲朝廷知其所爲經年不問屬昭愍
晏駕文宗卽位同捷冀易世之後稍行恩貸卽令母弟
同志同巽入朝令掌書記崔長奉表備達懇誠請從朝
旨詔授同捷檢校左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充海節度使

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
託以三軍乞留拒命乃命烏重胤率鄆齊兵加討又詔
徐帥王智興滑帥李聽平盧康志睦魏博史憲誠易定
張璠幽州李載義等四面進攻同捷世行姦詐自以嘗
在成德軍爲將校燕趙之師可結爲城社乃以玉帛子
女賂河北三鎮以求旄鉞李載義初受朝命堅於効順
乃囚同捷姪及所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獻又表朝
廷加載義左僕射王廷奏司徒以悅其心事廷奏本蓄
狼心欲吞橫海乃出兵于境以赴同捷王智興師次棣
州詔曰李同捷幸襲舊勳不思纘緒斬麻未幾私行墨

縲毒殺忠良擾惑部校稽之國憲難追常刑朕以頃在
先朝已稽中旨實遵成命未議改圖乃由留務之權授
以戎帥拔負海之陋置之中華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
同捷益懷迷執閉境練兵大詬鄰封拒捍中使遐邇憤
怨中外驚嗟叛命旣彰大義當絕事非獲已良用憮然
其同捷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令諸軍進討俄而烏重胤
卒授神策節度使李寰代重胤出師無功召還乃加王
智興平章事充行營招撫使史憲誠遣大將丁志沼與
子唐帥兵二萬五千攻德州大和二年九月智興收棣
州因割隸淄青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

費寢多兩河諸帥每有小捷虛張俘級以邀賞賚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繪帛征馬賜之無算同捷旣窘王廷湊援之不及乃令人誘丁志沼俾倒戈攻憲誠許以代爲魏博節度志沼信其言而叛憲誠告難詔李聽以諸道兵攻之志沼敗奔于鎮州李寰赴闕又以李祐代爲橫海節度三年三月詔諫議大夫栢耆軍前慰撫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于祐祐疑其詐栢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其月二十六日至德州界諜言廷湊兵來劫篡耆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寮稱賀同捷毋孫妻崔兒元

達等既獻詔悉宥之配於湖南安置

史臣曰國家崇樹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則區宇以寧失其授則干戈勃起若懷仙之輩習亂河朔志深狡蠹忠義之談罔經耳目以暴亂爲事業以專殺爲雄豪或父子弟兄或將帥卒伍迭相屠滅以成風俗斯乃王道寢微教化不及惜哉蒸民陷彼虎吻其間劉總粗貯臣誠然而殺父兄以圖榮落鬢髮而避禍未旋踵而暴卒他境斯謂報應之驗與

贊曰國法不綱賊臣鴟張雖曰父子兇如虎狼惡稔族滅身屠地亡蠢茲伏莽汗我彝章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程日華傳李寶臣吞削藩隣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

八州○

臣酉

按寶臣傳云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

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以七州自給又陽惠元傳李
寶臣有恒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德州屬淄青且
下文云以恒冀授武俊深趙授日知易定滄授孝忠
德州並不在數八當作七德行文

程懷直傳五年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沈炳震日日
華卒于貞元二年六月不當云起復此蓋承上四年
之誤

懷直荒于畋獵其從父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內懷直

因來朝覲貞元九年也旣而懷信死懷直于執恭知

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

朝廷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奏請改名權○臣酉

按新書懷信閉門不納懷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

王爲節度使懷信爲留後明年懷信爲節度矣十六

年懷直卒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留務二書不合

一以權爲懷直子一以權爲懷信子一以懷信卒在

前一以懷直卒在前未知孰是至懷直歸滄州新書

不載又德宗紀貞元十年懷直入朝復還鎮十一年

爲懷信所逐復入朝又與此不合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四

尚可孤 李觀 戴休顏 陽惠元

李元諒 韓遊瓌 賈隱林 杜希全

尉遲勝 邢君牙 楊朝晟 張敬則

尚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代居松漠之間天寶末歸國隸范陽節度安祿山後事史思明上元中歸順累授左右威衛二大將軍同正充神策大將以前後功改試太常卿仍賜實封一百五十戶魚朝恩之統禁軍

愛其勇甚委遇之俾爲養子奏姓魚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鎮于扶風縣後移武功可孤在扶風武功凡十餘年士伍整肅軍邑安之朝恩死賜可孤姓李氏名嘉勳會李希烈反叛建中四年七月除兼御史中丞荆襄應援淮西使仍復本姓名尚可孤以所統之衆赴山南累有戰功及涇原兵叛詔徵可孤軍至藍田賊衆方盛遂營於七盤修城柵而居之賊將仇敬等來寇可孤頻擊破之因收藍田縣興元元年三月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四月仇敬又來寇可孤率兵急擊擒仇敬斬之遂進軍與副元帥李晟

決策攻討五月晟率可孤及駱元光之軍收京城可孤之師爲先鋒京師平以功陞檢校右僕射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戶實封二百戶可孤性謹愿沉毅既有勳勩衆會之中未嘗言功賊平之後營於白花亭御衆公平號令嚴整時人稱焉李晟甚親重之及李懷光以河中叛詔可孤帥師與諸軍進討次於沙苑遇疾卒于軍贈司徒賻布帛米粟加等喪葬所須並令官給

李觀洛陽人其先自趙郡徙焉秋官員外郎敬仁姪孫也少習武藝沉厚寡言有將帥識度乾元中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善之令佐坊州刺史吳祐充防

遏使尋以憂免居盩厔別業廣德初吐蕃入寇鑾駕之
陝覲於盩厔率鄉里子弟千餘人守黑水之西戎人不
敢近會嶺南節度楊慎微將之鎮以觀權謀奏充偏將
俾總軍政及徐浩李勉繼領廣州尤加信任麾下兵甲
悉委之平馮崇道朱泚時有功累遷大將李勉移鎮滑
州累奏授試殿中監加開封府儀同三司追赴闕授右
龍武將軍建中末涇師叛觀時上直領衛兵千餘人扈
從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二千
餘衆列之通衢整肅輦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倚賴之
賜封二百戶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駕出奉天與令

狐建李昇韋清等咸執羈勒周旋艱險皆著功勞駕還京師詔總後軍禁衛興元元年閏十月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在鎮四年雖無拓境之績勵卒儲糧訓整寧輯及平涼之師會渾瑊旣無戎備觀伺知狡謀潛擇精兵五千要伏險道及瑊遁歸賴觀游軍及李元諒之師表裏以免帝優賞賜資甚厚特詔褒美其年朝京師除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以疾終貞元四年贈太子少傅

戴休顏夏州人在軍伍以膽略稱大曆中爲郭子儀部將以戰功累遷至鹽州刺史奉天之難倍道以所部蕃

漢三千人號泣赴難德宗嘉之賜實封二百戶與渾瑊
杜希全韓遊瓌等捍禦有功車駕再幸梁洋留守奉天
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
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
書奉天行營節度使李晟收京師乃與渾瑊破泚偏師
斬首三千級休顏追賊至中渭橋李晟旣清宮闕休顏
與瑊等率兵赴岐陽邀擊泚餘衆及策勳加檢校右僕
射封至六百戶七月扈駕至京特賜女樂甲第以褒功
伐尋拜左龍武將軍貞元元年卒年五十九廢朝一日
贈賻有差

陽惠元平州人以材力從軍隸平盧節度劉正臣後與
田神功李忠臣等相繼泛海至青齊間忠勇多權略稱
爲名將又以兵隸神策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初
大曆中兩河平定事多姑息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萊
沂密德棣曹濮徐兗鄆十五州之地兵十萬李寶臣有
恒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有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
相衛洛貝澶七州之地有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房
復郢六州之地其衆二萬皆始因叛亂得侯各擅土宇
雖泛稟朝旨而威刑爵賞生殺自專盤根結固相爲表
裏朝廷常示大信不爲拘限緩之則嫌疊自作急之則

合謀或聞詔旨將增一城浚一池必皆怨怒有辭則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治兵繕壘以自固凡歷三朝殆二十年國家不敢興拳石撮土之役代宗性寬柔無怒一切從之凡河朔諸道健步奏計者必獲賜賚及德宗卽位嚴察神斷自誅劉文喜之後知朝法不可犯四盜俱不自安奏計者空還無所賞賜歸者多怨或傳說飛語云帝欲東封汴州奏以城隘狹增築城郭李正己聞之移兵萬人屯于曹州田悅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擾羽書警急乃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親誓師以遣之曰嗚呼東鄙之警事非獲已唯爾將

校羣士各以忠節勤於王家南赴蜀門西定涇壘甲冑
不解瘡痍未平今載用爾分鎮于周鄭之郊敬聽明命
夫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稽諸理道用正邦國宜勵乃戈
甲保固城池以德和人以義制事將備其侵軼不用越
境攻取戢而後動可謂正矣今外夷來庭方春生植品
物資始農桑是時俾爾將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鬱如
焚灼嗟爾有衆其悉予懷士卒多泣下及賜宴諸將列
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
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
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

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他軍無子遺唯惠元一軍鉅不發上稱嘆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反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戰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合以兵屬李懷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與懷光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圍明年二月懷光背國叛逆惠元義不受汙脫身奔竄奉天會乘輿南幸懷光怒惠元之逸令其將冉宗以百餘騎追及於好畤縣惠元計窮父子三人並投人家井中冉宗並出而害之興元元年贈右僕射仍賻絹百匹惠元男尚食奉御晟贈殿中監左衛兵

曹參軍暉贈邠州刺史褒死難也

李元諒本駱元光姓安氏其先安息人也少爲宦官駱奉先所養冒姓駱氏元諒長大美鬚勇敢多計少從軍備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鎮國軍節度使李懷讓署奏鎮國軍副使俾領州事元諒嘗在潼關領軍積十數年軍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僞將何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望之遂據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仍令義兵因其未設備徑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元諒乃修城隍器械召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泚數遣兵來

寇輒擊却之是時尚可孤守藍田與元諒犄角賊東不能逾渭南元諒功居多無幾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興元元年五月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兵次於瀋西賊悉衆來攻元諒先士卒奮擊大敗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壞苑垣而入賊聯戰皆敗遂復京師元諒讓功於晟出屯於章敬佛寺帝還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實封七百戶賜甲第女樂仍與一子六品正員官李懷光反於河中絕河津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討之時賊將徐庭光以銳兵守長春宮元諒遣使招之庭光

素輕易元諒且慢罵之又以優胡爲戲於城上辱元諒
先祖元諒深以爲耻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於馬
燧詔以庭光爲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
光益厚元諒因遇庭光於軍門命左右刼而斬之乃詣
燧匍匐請罪燧盛怒將殺元諒久之以其功高乃止德
宗以元諒專殺慮有章疏先令宰相諭諫官勿論貞元
三年詔元諒將本軍從渾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元諒
謂瑊曰本奉詔合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思潘原
去平涼六七十里蕃情多詐儻有急變何由應赴請次
侍中爲營瑊以違詔固止之元諒竟與瑊同進城營距

盟所二十里元諒營次之壕柵深固及城赴會乃戒嚴部伍結陣營中是日虜果伏甲乘城無備竊發時士大夫皆朝服就執軍士死者十七八城單馬奔還群虜追躡城營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城至空營而已賴元諒之軍嚴固城旣入營虜皆散去是日無元諒軍城幾不免元諒乃整軍先遣輜重次與城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之風德宗嘉之賜良馬十匹金銀器錦綵等甚厚丁母憂加右金吾衛上將軍起復本官帝念其勳勞又賜姓李氏改名元諒四年春加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臨洮軍使移鎮良原良原

古城多摧圯隴東要地虜入寇常牧馬休兵於此元諒遠烽堠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荆榛俟乾盡焚之方數十里皆爲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粟菽數十萬斛生殖之業陶冶必備仍距城築臺上設車弩爲城守備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郤之涇隴由是乂安虜深憚之以疾貞元元年十一月卒于良原年六十二帝甚悼惜廢朝三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韓遊瓌河西靈武人仕本軍累歷偏裨積功至邠寧節度使德宗出幸奉天衛兵未集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

明合兵三千人赴難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泚會有
人自京城來言賊信宿當至上遽令追遊瓌等軍伍纔
入壁泚黨果至乃出鬪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賊急奪
門遊瓌與賊隔門血戰會暝方解自是賊日攻城遊瓌
惟明乘城拒守躬當矢石不暇寢息赴難之功遊瓌首
焉李懷光反從駕山南德宗以禁軍無職局六軍特置
統軍一員秩從二品以遊瓌惟明賈隱林等分典從駕
禁兵李晟移軍東渭橋與駱元光尚可孤分扼京東要
路渾瑊與遊瓌戴休顏分典京西要路犄角進攻興元
元年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例授奉天定難功臣

李晟收京城遊瓌三將亦破賊於咸陽德宗自興元還京渾瑊與遊瓌休顏三將從李晟尚可孤駱元光三將奉迎論功行封與瑊等相次還鎮邠寧三年以子欽緒與妖賊李廣弘同謀不軌時遊瓌鎮長武城事將發欽緒奔于邠州邠州將吏械送京師遊瓌以子大逆請代歸固欲詣闕詔不許遊瓌鑱繫欽緒二子送京師請從坐上亦宥之十二月遊瓌入朝素服待罪入朝堂遽命釋之勞遇如故復令還鎮初遊瓌入覲邠州將吏以其子謀叛又御軍無政謂必受代餞送之禮甚薄及遊瓌見上盛論邊事請築豐義城以備蕃寇上以特達委用

如初及還鎮軍中懼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軍中遊瓌畏其逼已將因事誅之希朝懼出奔鳳翔上素知名召入宿衛及遊瓌遣五百人築豐義城兩板而潰又寧州戍卒數百人縱掠而叛其無方略失士心皆此類也自寧州卒叛吐蕃入寇遊瓌自率衆戍寧州四年七月除將軍張獻甫代遊瓌不俟獻甫至又不告衆知乃輕騎夜出歸朝將卒素驕聞獻甫嚴急因其無帥縱兵大掠且圍監軍楊明義第請奏范希朝爲帥都虞候楊朝晟初逃難郊外翌日聞請希朝乃復入城與軍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叛卒稍安朝晟乃與諸將密

謀晨率甲兵而出召叛卒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來
昨日已入邠州汝等謀叛皆當死吾不盡殺誰爲賊首
各言之以罪歸之餘悉不問於衆中唱二百餘人立斬
之軍城方定上聞軍情欲希朝乃授寧州刺史爲獻甫
邠寧之副遊瓌至京授右龍武統軍十四年卒李廣弘
者或云宗室親王之胤落髮爲僧自云見五岳四瀆神
已當爲人主貞元三年自邠州至京師有市人董昌者
通導廣弘舍于資敬寺尼智因之室智因本宮人董昌
以酒食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李政諫南珍霞神策將
魏修李儻前越州參軍劉昉陸緩陸絳陸充徐綱等同

謀爲逆廣弘言岳瀆神言可以十月十日舉事必捷自
欽緒已下皆有署置爲宰相以智因尼爲后謀於舉事
日夜令欽緒擊鼓於凌霄門焚飛龍廐舍草積又令珍
霞盜擊街鼓集城中人又令政諫修儻等領射生神策
兵內應事克縱剽五日朝官悉殺之事未發魏修李儻
上變令內官王希遷等捕其黨與斬之德宗因禁止諸
色人不得輒入寺觀

賈隱林者滑州牙將也建中初爲本軍兵馬使令率兵
宿衛朱泚之亂諸軍未集隱林率衆扈從性質朴在奉
天賊急攻城隱林與侯仲莊遂急救應難險備至旣而

懷光軍至逆賊解圍從臣稱慶隱林抃舞畢奏曰賊泚
奔遁臣下大慶此皆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
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亾臣恐憂未艾也上不
以爲忤甚稱之累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
將幸山南而卒贈左僕射賜其家實封三百戶賻絹百
匹米百碩喪葬官給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也少從軍嘗爲郭尚父子儀裨將
積功至朔方軍節度使軍令嚴肅士卒皆悅服初德宗
居奉天希全首將所部與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
時常春合兵赴難軍已次漠谷爲賊泚邀擊乘高縱礮

又以大弩射之傷者衆德宗令出兵援之不得進希全退次邠州以赴難功加檢校戶部尚書行在都知兵馬使從幸梁州帝還京師遷太子少師檢校右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御史大夫受降定遠城天德軍靈鹽豐夏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餘姚郡王希全將赴靈州當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其辭曰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駿命不易總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

啓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耳讒諛者
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
彼輕舟烝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
得師覆車之軌予其懲而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無
良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后則有禽息竭忠碎首
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
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旣出而焉悔鼓鍾在宮聲聞
于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將負屐以虛心期盡忠而納
誨在昔稷契實匡舜禹近茲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協德
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丕緒臣哉隣哉爾翼爾輔高

秋始肅我武惟揚輟此禁衛殿于大邦戀闕方甚嘉言
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方總彼千
慮備于八章宣父有言啓子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欵器
或誠以辭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于爾志與金鏡而高
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愼厥終汝其夙夜期保
朕躬無日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應千里攸同
導彼遐徐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既往旣來懷
賢忉忉唱子和汝式示深衷尋兼本管及夏綏節度都
統加太子少師希全以鹽州地當要害自貞元三年西
蕃劫盟之後州城陷虜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

通鄜坊甚爲邊患朝議是之九年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況修復舊制安固疆里偃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邇延慶保扞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警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旣不能復前古之治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卽安是用弘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宜

令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
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
獻甫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銀夏節度使韓潭鄜坊
節度使王栖曜振武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練將
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神策將軍張昌宜權知鹽
州事應板築雜役取六千人充其鹽州防秋將士率三
年滿更代仍委杜彥先具名奏聞悉與改轉朕情非已
欲志在靖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命陳力
忘憂勉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
勵以副朕志凡役六千人二旬而畢時將板築仍詔涇

原劔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牽制之由是板築之時
虜不及犯塞城畢中外稱賀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稍安
虜不敢深入希全久鎮河西晚節倚邊多恣橫帝嘗寬
之豐州刺史李景略威名出其右希全深忌之疑畏代
已乃誣奏景略德宗不得已爲貶之素病風眩暴戾益
甚判官監察御史李起頗忤之希全又誣奏殺之將吏
皆重足脅息元十年正月卒廢朝三日贈司空

尉遲勝本于闐王珪之長子少嗣位天寶中來朝獻名
馬美玉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
都督還國與西安節度使高仙芝同擊破薩毗播仙以

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改光祿卿皆同正至德初
聞安祿山反勝乃命弟曜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國
人留勝以少女爲質而後行肅宗待之甚厚授特進兼
殿中監廣德中拜驃騎大將軍毗沙府都督于闐王令
還國勝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王實封
百戶勝請以本國王授曜詔從之勝乃於京師修行里
盛飾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建中末從幸奉天
爲兼御史中丞駕在興元勝爲右領軍將軍俄遷右威
衛大將軍歷睦王傳貞元初曜遣使上疏稱有國以來
代嫡承嗣兄勝旣讓國請傳勝子銳上乃以銳爲檢校

光祿卿兼毗沙府長史還固辭且言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銳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往因授韶王諮議兄弟讓國人多稱之府除以勝爲原王傅卒時年六十四貞元十年贈涼州都督子銳嗣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也少從軍於幽薊平盧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充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反隨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過海至青徐間田神功之討劉展君牙又從神功戰伐有功歷將軍試光祿卿神功旣爲兗鄆節度使令君牙領防秋兵入鎮好時屬吐蕃陵犯代宗幸陝君牙隸屬禁軍扈從後又以戰功加鴻臚卿累封河間

郡公建中初河北諸節帥叛李晟率禁軍助馬燧等征之晟以君牙爲都虞候累於武安襄國洹水魏縣清豐討賊有功君牙擒生斬級居多屬德宗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中之事晟惟與君牙商之他人莫可得而聞也收復宮闕驟加御史大夫檢校常侍旣而晟爲鳳翔涇原元帥數出軍巡邊常令君牙掌知留後軍府安悅貞元三年晟以太尉中書令歸朝君牙代爲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觀察使尋遷右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吐蕃連歲犯邊君牙且耕且戰

以爲守備西戎竟不能爲大患尋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十四年卒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初在朔方爲部軍前鋒常有功授甘泉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于涇州斬獲擒生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遷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常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赴難以朝晟爲右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懷光反於河中朝晟被

脅在軍上幸梁洋韓遊瓌退於邠寧懷光以嘗在邠寧
迫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懼難作乃
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于懷光時朝晟父懷賓
爲遊瓌將夜後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遊瓌卽日使
懷賓奉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授遊瓌邠
寧節度使間諜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
功于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懷光遂繫之及諸軍進圍
河中韓遊瓌營于長春宮懷賓身當戰伐及懷光平上
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用爲遊瓌都虞候時
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榮於軍中

後詔徵遊環宿衛以張獻甫代之獻甫在道軍中有裴滿者扇亂劫朝晟朝晟陽許之密計斬三百餘人獻甫入改御史大夫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士馬鎮木波堡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十三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咸集諸軍番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卽番戎來寇來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

不十日至塞下未旬而功畢番人始知已無柰何上從之已事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來數日而退初軍次方渠無水師旅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迹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環之遂爲淳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免喪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夏以防秋移軍寧州遘疾旬餘而卒

張敬則者不知何許人本名昌後賜名敬則初助劉玄佐累有軍功官至鳳翔節度使常有復河湟之志遣大將野詩良輔發銳卒至隴西番戎大駭元和二年六月卒

史臣曰有唐中否逆寇勃興天王窘以蒙塵諸侯忠而
赴難可孤生居沙漠挺然懷效命之風功冠貔貅屹爾
有不矜之色李觀文儒之胄樂習兵戎戴聖主著定難
之勳救渾瑊於會盟之變休顏斬使嬰城懷光股慄惠
元窮蹙自致天子軫悼元諒退兵章敬力戰讓功雅有
器度及不忍小忿專殺庭光請罪軍門壯哉烈士其下
諸將鬱有勞能勝生異域推位讓國堅留宿衛顧慕華
風居中土者豈不思廉讓耶斯乃高祖之基太宗之業
貽厥孫謀不徒虛語

贊曰建中失國嘯聚氛慝景命載延羣雄畢力歌鍾甲

第珪組繁錫凡百人臣忠爲令德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考證

陽惠元傳李正已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曹濮徐兗
鄆十五州之地○臣酉按淄青至兗鄆僅十四州考

通鑑云李正已先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
之地及李靈耀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
已有正已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據此則德字下當
脫一棣字濟字當是齊字之訛今改正

甚爲邊患○新書下有請復城鹽州五字此當有脫文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五

劉玄佐

子士寧

李萬榮附

董晉

陸長源

劉全諒

李忠臣

李希烈

吳少誠

弟少陽少陽子元濟附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倜儻不理生業爲縣捕盜吏違法爲令所笞僅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爲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遂詔以州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建中

二年加兼御史中丞毫穎節度等使李正已死子納匿
喪謀叛而李洎以徐州歸順納遣兵圍之詔洽與諸軍
援洎與賊接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轉輸路通加
御史大夫又收濮州降將楊合暉分兵挾之徇濮陽降
其將高彥昭以通濮陽津遷尚書累封四百戶兼曹濮
觀察使尋加淄青兗鄆招討使又加汴滑都統副使李
希烈攻汴州德宗在奉天連戰賊稍卻興元初進加檢
校左僕射加平章事希烈圍寧陵洽大將劉昌言堅守
不下希烈攻陳州洽遣昌言與諸軍救之大敗賊黨獲
其將翟崇暉希烈棄汴州洽率軍收汴詔加汴宋節度

無幾授本管及陳州諸軍行營都統賜名玄佐是歲來朝又拜涇原四鎮北庭等道兵馬副元帥檢校司空益封八百戶玄佐性豪侈輕財重義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于玄佐而日益驕恣多遂殺將帥以利剽劫又寵任小吏張士南及養子樂士朝財物鉅萬士朝通玄佐嬖妾玄佐在鎮李納每使來必重贈遺飾美女名樂從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常先爲備故納憚其心計貞元三年三月薨于位年五十八廢朝三日贈太傅將佐初匿喪稱疾俟代帝亦爲隱數日乃發喪子士寧士幹初將佐匿喪旣發帝遣問所欲

立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皆曰便及湊次汜水
樞將遷請備儀瑗不許又令留什物俟新使將士大怒
玄佐子婿及親兵乃以三月晦夜激怒三軍明晨衙兵
皆甲冑擁士寧登重榻衣以墨纓呼爲留後軍士執城
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日爾等皆請吳湊者遂齎之唯
盧瑗獲免士寧乃以財物分賜將士請之爲帥孟介以
聞帝召宰臣問計竇叅曰今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
許懼合於納遂從之授士寧起復金吾衛將軍同正汴
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等使士寧位未定時遣使通王武
俊劉濟田緒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士寧初授節

制諸將多不悅服性忍暴淫亂或彎弓挺刃手殺人於
杯案間悉烝父之妓妾又強取人之婦女好俛觀婦人
每出畋獵數日方還軍府苦之其大將李萬榮與其父
玄佐同里閑少相善寬厚得衆心士寧疑之去其兵權
令攝汴州事萬榮深怨之將伺其隙逐之十年正月士
寧以衆二萬畋於城南兵旣出萬榮晨入士寧廨舍召
其所留心腹兵千餘人矯謂之曰有詔徵大夫入朝俾
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千貫無他憂也兵士皆拜萬
榮旣約親兵於內又召各營兵於外以是言令之軍士
皆聽命萬榮乃分兵閉城門馳使白士寧曰詔徵大夫

宜速卽路若遷延不行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爲用計無所出乃將五百騎走歸京師比至中牟亾走大半至東都所餘僮隸婢妾數十人而已旣至京師詔令歸第服喪禁絕出入萬榮乃斬士寧所親之將辛液白英賢以令於軍凡賞軍士錢二十萬貫詔令籍没士寧家財以分賞焉遂授萬榮宣武軍兵馬留後初萬榮遣兵三千備秋於京西有親兵三百前爲劉士寧所驕者日益橫萬榮惡之悉置行籍中由是深怨萬榮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請將往不許萬榮令其子廼將之未發惟清彥琳不得志因親兵銜怨乃作亂共攻萬榮萬榮分兵

擊之叛卒兵械少戰不勝乃劫轉運財貨及居人而潰
殺傷千餘人叛兵四出多投宋州刺史劉逸準厚撫之
韓惟清走鄭州張彥琳走東都以束身歸罪宥以不死
並流竄焉萬榮悉捕逃叛將卒妻孥數千人皆誅之萬
榮誅叛卒之後人心恟恟不安軍卒數人呼於市曰今
夜大兵四面至城當破衆驚駭萬榮悉捕得或云士寧
所教萬榮斬之以聞遂以士寧廢處郴州十一年五月
授萬榮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八月萬榮病遂署其子迺
爲司馬乃勒大將李湛伊婁浣張伾往外鎮尋皆合殺
之浣伾皆已死惟李湛至尉氏尉氏鎮將郝忠節不肯

殺湛是夜軍士遂出李迺遂執送京師萬榮以其日病卒迺至京師付京兆府杖殺劉士幹立佐養子前爲太府少卿有樂士朝者亦爲立佐養子因冒劉姓與士幹有隙及立佐卒或云爲士朝所酖士幹知之及至京師遣奴持刀於喪位語士朝曰有吊客至因誘殺之賜士幹死

董晉字混成河中盧鄉人明經及第至德初肅宗自靈武幸彭原晉上書謁見授校書郎翰林待制再轉衛尉丞出爲汾州司馬未幾刺史崔圓改淮南節度奏晉以本官攝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尋歸臺授本官遷侍御史

主客員外郎祠部郎中大曆中兵部侍郎李涵送崇徽公主使迴紇奏晉爲判官使還拜司勳郎中歷秘書太府太常少卿監左金吾將軍旬日德宗嗣位改太常卿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以清勤謹慎故驟遷右職尋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久之加兼御史大夫朱泚僭逆於京師使兇黨仇敬何望之侵逼華州晉奔遁赴行在授國子祭酒尋令往恒州宣慰從車駕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時右丞元琇領度支使爲韓滉所擠貶黜晉嫉之見宰相極言非罪舉朝稱之復拜太常卿五年遷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時政事決在竇叅晉但奉詔書領然諾而已金吾衛將軍沈房有弟喪公除不衣慘服入閣上問宰相對曰準式朝官有周年已下喪者諸絕纓不合衣淺色帝曰南班安得有之對曰因循而然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人服冠冕者動有佩玉之響所以節步也禮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至恭也步武有常君前之禮進趨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非恭慎也在式朝官皆是綾袍襪五品已上金玉帶取其文彩畫飭以奉上也是以禹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君親一致昔尚書郎舍香老萊彩服皆此義也服絕纓非制也上深然之遂詔曰常

叅官入閣不得趨走周替已下喪者禁慘服朝會又令服本品綾袍金玉帶晉明於禮學如此竇叅驕滿旣甚帝漸惡之八年叅諷晉奏其姪給事中竇申爲吏部侍郎帝正色曰豈不是竇叅遣卿奏也晉不敢隱因問叅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叅貶官晉憂懼累上表辭位九年夏改禮部尚書兵部尚書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迺爲亂以晉爲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營田汴宋觀察使晉旣受命唯將幕官僚從等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旣至鄭州宣武軍迎候將吏無至者晉左右及

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鄧惟恭承萬榮疾病之甚遂
總領軍州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
料卽恐須且遲迴以候事勢晉曰奉詔爲汴州節度使
卽合準勅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
然未至汴州十數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不下馬旣
入乃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明於事體機變而未測其
深淺初萬榮逐劉士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以其
同鄉里及疾甚李迺將爲亂惟恭乃與監軍同謀縛迺
送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
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意晉之速至晉已近方遽出迎

之然心常怏怏竟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儒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故亂兵粗安長源好更張云爲數請改易舊事務從削刻晉初皆然之及案牘已成晉乃命且罷又委錢穀支計于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皆惡之晉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傅賜布帛有差卒後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等

陸長源字泳之開元天寶中尚書左丞太子詹事餘慶之孫西河太守瓌之子長源淑書史乾元中陷河北諸

賊因佐昭義軍節度薛嵩卒後久之歷建信二州刺史
浙西節度韓滉兼領江淮轉運奏長源檢校郎中兼中
丞充轉運副使罷爲都官郎中改萬年縣令出爲汝州
刺史貞元十二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行軍司馬
汴州政事皆決斷之性輕佻言論容易恃才傲物所在
人畏而惡之及至汴州欲以峻法繩驕兵而董晉判官
楊凝孟叔度亦縱恣滉洎衆情共怒晉性寬緩事務因
循以收士心長源每事守法晉或苟且長源輒執而正
之及晉卒令長源知留後事長源揚言曰將士多弛慢
不守憲章當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恐懼加以叔度苛刻

多縱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自稱孟郎衆皆薄之舊例使長薨放散布帛於三軍制服至是人請服長源初固不允軍人求之不已長源等議給其布直叔度高其鹽價而賤爲布直每人不過得鹽三二觔軍情大變或勸長源故事有大變皆賞三軍三軍乃安長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賊以錢買健兒取旌節兵士怨怒滋甚乃執長源及叔度等齎而食之斯須骨肉糜散長源死之日詔下以爲節度使及聞其死中外惜之贈尚書右僕射

劉全諒懷州武涉人也父客奴由征行家於幽州之昌

平少有武藝從平盧軍開元中有室韋首領段普恪恃驍勇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膽氣令抗普恪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獻自白身授左驍衛將軍充遊奕使自是數有戰功性忠謹爲軍人所信天寶末安祿山反詔以安西節度封常清爲范陽節度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以大原尹王承業爲河東節度祿山旣僭位於東都遣腹心韓朝陽等招誘知誨知誨遂受逆命誘殺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督祿山遂署知誨爲平盧節度使客奴與平盧諸將同議取知誨殺之仍遣與安東將王玄志遙相應援馳以奏聞十

五載四月授容奴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墨水四府經畧及平盧軍使仍賜名正臣又以王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保定軍及營田使正臣仍領兵平盧來襲范陽未至爲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爲王玄志所醜而卒逆賊署徐歸道平盧節度王玄志與平盧將侯希逸等又襲殺歸道大曆九年追贈正臣工部尚書全諒本名逸準以父勳授別駕長史建中初劉玄佐爲宋亳節度使召署爲牙將以勇果騎射聞玄佐以宗姪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馬使試太僕卿兼御史中丞玄佐卒

子士寧代爲節度使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陽言
出巡至宋州遽以逸準代良佐爲刺史及董晉卒兵亂
殺陸長源監軍俱文珍與大將密召逸準赴汴州令知
留後朝廷因授以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宣武軍
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諒貞元十五年二月卒年四
十九廢朝一日贈右僕射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盧人也世家于幽州薊縣自云
曾祖文昱棣州刺史祖玄獎安東都護府錄事叅軍父
神嶠河內府折衝忠臣少從軍在卒伍之中材力冠異
事幽州節度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頻委征討積勞

至折衝郎將將軍同正平盧軍先鋒使及祿山反與其
倫輩密議殺僞節度呂知誨立劉正臣爲節度以忠臣
爲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
榮先欽擒周釗送京師忠臣功多又從正臣破漁陽逆
將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來拒戰約數十合並摧破之
無何潼關失守郭子儀李光弼退師忠臣乃引軍北歸
奚王阿篤孤初以衆與正臣合後詐言請以萬餘騎同
收范陽至后城南中夜反攻忠臣與戰遂至溫泉山破
之擒大首領阿布離斬以祭纛鼙鼓正臣卒又與衆議
以安東都護王玄志爲節度使至德二載正月玄志令

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爲箠筏過海賊將石帝庭烏承治來拒忠臣與董竭忠退之轉戰累日遂收魯城河間景城等大獲資糧以赴本軍復與大將田神功率兵討平原樂安郡下之擒僞刺史臧瑜等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忠臣爲德州刺史屬史思明歸順河南節度張鎬令忠臣以兵赴鄆州與諸軍使收河南州縣又與裨將陽惠元大破賊將王福德于舒舍口肅宗累下詔慰諭仍令鎮濮州尋移韋城乾元元年九月改光祿卿同正其年與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二月諸軍潰歸忠臣亦退至滎陽賊將敬釭來襲官船

忠臣大破之獲米二百餘艘以資汴州軍士尋拜濮州
刺史緣河守捉使移鎮杏園渡及史思明陷汴州節度
使許叔冀與忠臣並力屈降賊思明撫忠臣背曰吾比
祇有左手今得公兼有右手矣與俱寇河陽數日忠臣
夜以五百人斫其營突圍歸李光弼以聞詔加開府儀
同三司殿中監同正賜實封二百戶召至京師賜姓李
氏名忠臣封隴西郡公賜良馬莊宅銀器綵物等時陝
西神策兩節度郭英乂衛伯玉鎮陝州以忠臣爲兩軍
節度兵馬使魚朝恩亦在陝俾忠臣與賊將李歸仁李
感義等戰於永寧莎柵前後數十陣皆摧破之會淮西

節度王仲昇爲賊所擒寶應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
同正兼御史中丞淮十一州節度尋加安州刺史仍鎮
蔡州其年令忠臣會元帥諸軍收復東都二年六月就
加御史大夫時迴紇可汗旣歸其國留判官安恪石帝
庭於河陽守禦財物因此招聚亡命爲寇道路壅隔詔
忠臣討平之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師戒嚴代宗命
中使追兵諸道多不時赴難使至淮西忠臣方會鞠卽
令整師飾駕監軍大將固請曰軍行須擇吉日忠臣奮
臂於衆曰焉有父母遇寇難待揀好日方救患乎卽日
進發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

忠節加本道觀察使寵賜頗厚及同華節度周智光舉兵反詔忠臣與神策將李太清等討平之大曆三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實封通前三百戶五年加蔡州刺史七年檢校右僕射知省事李靈曜之叛田承嗣使姪悅援之忠臣與諸軍大破悅等汴州平十一年十二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忠臣性貪殘好色將吏妻女多被誘脅以通之又軍無紀綱所至縱暴人不堪命而以妹壻張惠光爲衙將恃勢兇虐軍中苦之數有言於忠臣不之信也俄以惠光爲節度副使令惠光子爲衙將陵橫甚於其父忠臣所信任大將李希烈素善騎射

羣情所伏因衆心之怒以十四年三月與少將丁暘賈子華監軍判官蔣知璋等舉兵斬惠光父子以脅逐忠臣單騎赴京師朝廷方寵武臣不之責也依前檢校司空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甚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說之時常侍張涉承恩用事坐受財賄事露帝將以法繩之涉卽帝在春宮時侍講也忠臣奏曰陛下貴爲天子而先生以乏財抵法以愚臣觀之非先生之過也帝意解但令歸田里前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有司劾奏京杲殺人

當死從之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渠伯
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獨不
死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憫然不令加罪改授王傅而
已忠臣木强率直不識書不喜儒生及罷兵權官位崇
重常鬱鬱不得志及朱泚反以爲僞司空兼侍中泚率
兵逼奉天命忠臣京城留守泚敗忠臣走樊川別業李
晟下將士擒忠臣至繫之有司興元元年并其子並誅
斬之時年六十九籍沒其家

李希烈遼西人父大定希烈少從平盧軍後隨李忠臣
過海至河南寶應初忠臣爲淮西節度署希烈爲偏裨

累授將軍試光祿卿殿中監忠臣兼領汴州希烈爲左
廂都虞候加開府儀同三司大曆末忠臣軍政不脩事
多委妹婿張惠光爲押衙弄權縱恣人怨與少將丁暲
等斬惠光父子忠臣奔赴朝廷詔以忻王爲淮西節度
副大使授希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淮西節度留後
令滑亳節度李勉兼領汴州德宗卽位後月餘加御史
大夫充淮西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又改淮西節度淮
寧軍以寵之建中元年又加檢校禮部尚書會山南東
道節度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月詔諸軍
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北都知諸兵馬

招撫處置使希烈破崇義衆遂討平之錄希烈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淄青節度李正己又謀不軌三年秋加希烈檢校司空兼淄青兗鄆登萊濟等州節度支度營田新羅渤海兩蕃使合討襲正己希烈遂率所部三萬人移居許州聲言遣使往青州招諭李納其實潛與交通又移牒汴州令備供擬將與納同爲亂李勉以其道路合自陳留乃除道具饌以待之希烈不從乃大慢罵自是志意縱肆言多悖慢日遣使交通河北諸賊帥等是歲長至日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各僭稱王滔使至希烈希烈亦僭稱建興王天下都

元帥四年希烈遣其將襲陷汝州執李元平而去東都大擾亂朝廷猶爲含容遣太子太師顏真卿往宣慰真卿發後數日以龍武將軍哥舒曜爲東都兼汝州行營兵馬節度希烈既見真卿但肆兇言令左右慢罵指斥朝廷又遣逆黨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翟暉等四人伺外侵抄州縣官軍皆爲其所敗荆南節度張伯儀全軍覆沒又合周曾王玠姚憺呂從賁康琳等來襲曜曾玠憺等謀迴軍據蔡州襲討希烈事洩並遇害神策軍使白志貞又獻策謀令嘗爲節度都團練使者各出家僮部曲一人及馬令劉德信總之討希烈尋詔李勉

爲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爲副至四月曜率衆屯襄城頻與賊戰皆不勝八月希烈率衆二萬圍襄城李勉又令將唐漢臣率兵與劉德信同爲曜之影援皆望風敗衄希烈兇逆旣甚帝乃命舒王爲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大開幕府文武僚屬之盛前後出師未有其比又令涇原諸道出兵皆赴襄城軍未發會涇州兵亂車駕幸奉天其日希烈大破曜軍於襄城曜遁歸東都賊因乘勝攻陷汴州李勉奔歸宋州希烈性慘毒酷每對戰陣殺人流血盈前而言笑飲饌自若以此人畏而服從其教令盡其死力其攻汴州驅百

姓令運木土築壘道又怒其未就乃驅以填之謂之溼梢旣入汴州於是僭號曰武成以孫廣鄭賁李綬李元平爲宰相以汴州爲大梁府李清虛爲尹署百官遣兵東討至寧陵竟爲劉洽所拒不得前又遣將翟暉率精卒襲陳州爲劉洽李納大破之生擒暉以獻諸軍乘勝進攻汴州希烈遁歸蔡州擒其僞署將相鄭賁劉敬宗等李臯樊澤曲環張建封又四面討襲之累拔其郡縣希烈敗衄貞元二年三月因食牛肉遇疾其將陳仙奇令醫人陳仙甫置藥以毒之而死妻男骨肉兄弟共一十七人並誅之初希烈於唐州得象一頭以爲瑞應又

上蔡襄城獲其珍寶乃是爛車釭及滑石僞印也陳仙奇者起於行間性忠果自希烈死朝廷授淮西節度頗竭誠節未幾爲別將吳少誠所殺贈太子太保賻布帛米粟有差喪事官給

吳少誠幽州路縣人父爲魏博節度都虞候少誠以父勳授一子官釋褐王府戶曹後至荆南節度使庾準奇之留爲衙門將準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從義不遵憲度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略將自陳於闕下屬李希烈初授節制銳意立功見少誠計慮乃以少誠所見錄奏有詔慰飭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崇義違命希烈

受制專征以少誠爲前鋒崇義平賜實封五千戶後希烈叛少誠頗爲其用希烈死少誠等初推陳仙奇統戎事朝廷已命仙奇尋爲少誠所殺衆推少誠知留務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觀察兵馬留後尋正授節度少誠善爲治勤儉無私日事完聚不奉朝廷貞元三年判官鄭常及大將楊冀謀逐少誠以聽命於朝試校書郎劉涉假爲手詔數十潛致於大將欲因少誠之出閉城門以拒之屬少誠將出餞中使常冀等遂謀舉事臨發爲人所告常冀先遇害其將李嘉節等各持假詔請罪少誠悉宥之其大將宋晁曹齊奔歸京師十五年

陳許節度曲環卒少誠擅出兵攻掠臨潁縣節度留後
上官浣遣兵赴救臨潁鎮使韋清與少誠通救兵三千
餘人悉擒縛而去九月遂圍許州尋下詔削奪少誠官
爵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十二月官軍敗衄於小澗河
明年正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北
路行營諸軍將士並取全義指揮陳許節度留後上官
浣充副使五月全義與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澗
水南官軍復敗七月全義頓軍於五樓行營爲賊所乘
大潰全義與都監軍使賈秀英賈國良等夜遁遂城守
澗水汴宋徐泗淄青兵馬直趣陳州列營四面少誠兵

逼澗水五六里下營韓全義諸軍又退保陳州其汴州河陽等兵各私歸本道陳許將孟元陽與神策兵各率所部留軍澗水全義斬昭義滑州河陽河中都將凡四人然竟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少誠尋引兵退歸蔡州遂下詔洗雪復其官爵累加檢校僕射順宗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初遷檢校司空依前平章事元和四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司徒吳少陽本滄州清池人初吳少誠父翔在魏博軍中與少陽相愛及少誠知淮西留守乃厚以金帛取少陽至則名以堂弟署爲軍職累奏官爵出入少誠家情旨甚昵

少陽度少誠猜忍懼爲所害乃請出外以任防捍之任
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凡五年少陽頗寬
易而少誠之衆悅附焉及少誠病亟家僮單于熊兒者
僞以少誠意取少陽至時少誠已不知人乃僞署少陽
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子元慶年二十餘先爲軍職兼
御史中丞少陽密害之及少誠死少陽自爲留後時王
承宗求繼士真不受詔憲宗怒以討承宗不欲兵連兩
河乃詔遂王宥遙領彰義軍節度大使以少陽爲留後
遂授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少陽據蔡州凡五
年不朝覲汝南多廣野大澤得豢馬畜時奪掠壽州茶

山之利內則數匿亡命以富實其軍又屢以牧馬來獻
詔因善之元和九年九月卒贈右僕射吳元濟少陽長
子也初爲試協律郎兼監察御史攝蔡州刺史及父死
不發喪以病聞因假爲少陽表請元濟主兵務帝遣醫
工候之卽稱少陽疾愈不見而還先是少陽判官蘇兆
楊元卿及其將侯惟清嘗同爲少陽畫朝覲計及元濟
自領軍兇狠無義唯睨軍中兇悍之徒素不便兆縊殺
之歸其屍於家械侯惟清而囚之時朝廷誤聞惟清已
死贈兵部尚書贈蘇兆以右僕射楊元卿先奏事在京
師得盡言經略淮西事於宰相李吉甫始少陽以病聞

元卿請凡淮西使在道路者所在留止之及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將加兵於外以待其邸吏無何妄傳董重質已殺元濟并屠其家李吉甫遽請對拜賀乃輟朝數日知元濟尚在時賊陰計已成羣衆四出狂悍而不可遏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州許州及陽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間爲其殺傷驅剽者千里關東大恐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軍節度使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仍令內常侍崔潭峻監綬軍十年正月綬軍臨賊西境詔曰吳元濟逆絕人理反易天常不居父喪擅領軍政論

以詔旨曾無謙恭熒惑一方之人迫脅三軍之衆以少
陽嘗經任使爲之軫悼命申弔祭臨遣使臣陵虐封疆
遂致稽阻絕朝廷之理忘父子之恩旋又掩寇舞陽傷
殘吏卒焚燒葉縣騷擾閭閻恣行殺戮無所畏忌朕念
賞延之義重傷藩帥之門尚欲納於忠順之途處在顯
榮之地未能飭怒猶爲包荒再降詔書俾申招撫而毒
螫滋甚姦心靡悛壽春西南又陷鎮柵窮兇稔惡縱暴
延災覆載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良非獲已致此興
戎吳元濟在身官爵並宜令削奪合宣武大寧淮南宣
歙等道兵馬合勢山南東道及魏博荆南江西劔南東

川兵馬與鄂岳許會東都防禦使與懷鄭汝節度及義
成兵馬犄角相應同期進討二月綬兵爲賊所襲敗于
磁丘退保唐州四月光顏破賊黨元濟遣人求援于鎮
州王承宗淄鄆李師道二帥上表于朝廷請赦元濟之
罪朝旨不從自是兩河賊帥所在竊發冀以沮撓王師
五月承宗師道遣盜燒河陰倉詔御史中丞裴度於軍
前宣諭觀用兵形勢度還奏曰臣觀諸將唯光顏勇義
盡心必有成功上意甚悅翌日光顏奏大破賊於時曲
上曰度知光顏可謂至矣乃以度兼刑部侍郎自是中
外相賀決不赦賊徵天下兵環申蔡之郊大小十餘鎮

六月承宗師道遣盜伏於京城殺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衡先死度重傷而免憲宗特怒卽命度爲宰相淮右用兵之事一以委之七月李師道遣嵩山僧圓淨結山賊與留邸兵欲焚燒東都先事敗而禍弭嚴綬退罷乃以汴州節度使韓弘爲淮右行營兵馬都統以高霞寓有名用爲唐鄧節度十一年春諸軍雲合惟李光顏懷汝節度烏重胤心無顧望旦夕血戰繼獻戎捷六月高霞寓爲賊所擊敗于鐵城退保新興柵時諸軍勝負皆不實聞多虛稱克捷及霞寓敗中外恟恟宰相諫官屢以罷兵爲請唯裴度堅於破賊尋以袁滋代霞寓爲唐

鄧帥滋柔懦不能軍十二年正月袁滋復貶閑廐使李
愬表請軍前自効乃用愬爲唐鄧帥以代滋愬軍壓境
拔賊文城柵擒柵將吳秀琳又獲賊將李祐李光顏亦
拔賊鄆城元濟始懼盡發左右及守城卒屬董重質以
抗光顏重質六月元濟乞降爲羣賊所制不能自拔上
以元兇已蹙兵未臨於賊城輓饋日殫因延英問計於
宰相裴度曰賊力已困但羣帥不一故未能決降上曰
卿決能行乎曰臣誓不與賊偕全七月詔以度爲彰義
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鄆成爲行在
蔡州爲節度所八月度至鄆城激勵士衆軍士喜度至

以賞罰必行皆願輸罄每出勞軍士有流涕者時李愬營文城柵旣得吳秀琳李祐知其可用委信無疑日夜與計事於帳中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澗曲西境防捍而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可以乘虛掩襲直抵懸匏比賊將聞之元濟成擒矣愬然之咨於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率勁騎三千爲前鋒田進誠三千爲後軍愬自率三千爲中軍其月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坎墻而畢登賊不之覺十一日攻衙城擒元濟并其家屬以聞初元濟之叛恃其兇狠然治軍無紀綱其將趙昌洪凌朝江董重質等各權

兵外寇李師道鄆州之鹽城往來寧陵雍丘之間韓弘知而不禁淮右自少誠阻兵已來三十餘年王師加討未嘗及其城下常走韓全義敗于頓故驕悍無所顧忌且恃城池重固有陂浸阻迴故以天下兵環攻三年所尅者一縣而已及黜高霞寓李遜袁滋諸軍始進又得陰山府沙隨驍騎邯鄲勇卒光顏重胤之奮命及丞相臨統破諸將首尾之計方擒元惡申蔡之始人劫於希烈少誠之虐法而忘其所歸數十年之後長者衰喪而壯者安於毒暴而恬於搏噬地旣少馬而廣畜驟乘之教戰謂之驟子軍尤稱勇悍而甲仗皆畫爲雷公星文

以爲厭勝而少誠能以姦謀固衆心初韓全義敗於激水蔡兵于全義帳中得公卿間問訊書少誠東而諭衆曰朝廷公卿以此書託全義收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以爲婢妾以此激怒其衆絕其歸向之心是以蔡人有老死不聞天子恩宥者故堅爲賊用地雖中州人心過于夷貊乃至搜閱天下豪銳三年而後屈者彼非將才而力備蓋勢驅性習不知教義之所致也元濟至京憲宗御興安門受俘百寮樓前稱賀乃獻廟社狗于兩京斬之於獨柳時年三十五其夜失其首妻沈氏没入掖庭弟二人子三人流於江陵誅之判官劉協庶七人皆

斬光蔡等州平始復爲王土矣

史臣曰治亂勢也勢亂不能卒治長源以法繩驕軍禍不旋踵則董公之寬柔不無謂古之名將以陰謀怨望鮮全其族者董秦始奮忠義多長者言宜其顯赫及失意挾邪俄被淮陰之戮惜哉吳少誠爲希烈之亂胎雖謀奪其軍及嗣而滅而元濟効希烈之狂悖謂無天地人之兇險一至於斯是知王者御治之道其可忽諸

贊曰聖哲之君慎名與器不軌之臣得寵則戾董怨而族吳悖而菹好亂樂禍可監前車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五考證

董晉傳改禮部尚書兵部尚書○沈炳震日德宗紀貞
元十二年晉爲東都留守兵部上缺十二年文